

鏡
新
著
生

Copyrighted material

日本有宋槧世說新語

惜唐人手鈔本已散失

世界新聞社云：據日訊，中國世說新語一書，明代以上刻本久佚，日本現有宋槧兩部，其一在御府，又一在前田侯爵家。侯爵家刻已複製，計上中下三册。又世說新語世說人名譜各一册，合計五册，恐為海內無二之珍籍，御府宋槧本缺叙錄人名譜兩種，而御府本及前田本均有金澤文庫之印章，古文舊書考著者稱其紙張純潔，墨光煥發，刻鏤之妙，色樣之古雅，宋本中所不經見也云云。又京都某古利藏有世說之古鈔卷子本，賞鑑家定為唐人手筆，當明治中初成或初期終，由西村某取出，分給好事者多人，現不知散在何處云。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15051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四庫簡目載世說新語三卷宋臨川王劉義慶撰
梁劉孝標注本名世說新書後相沿稱新語遂
不可復正其書取漢至晉軼事瑣語分為三十
八門敘述名雋為清言之淵藪孝標所注徵引賅
博多所糾正考證家亦取材不竭

按此冊無注而分八卷列三十六門與簡目所載不同

世說新語敘

或有問於余曰蓋聞聖作明述經傳
攸分或鑿混沌之竅或挾古人之藏
辯士爭鳴於炙輶文人騁技於雕龍
詞賦襲荀宋之遺紀傳摹左史之軌
作者之致蓋云備矣而世說獨標義
例於篇章之表發妙語於典籍之餘
名理析於單詞雌黃寄於隻語今讀



者味之而忘倦。覽者飫之而自得。斯其奧義何居。可得聞其槩乎。予曰。斯道也。予嘗求之矣。夫不言而躬行者。上世之淳風也。先行而後言者。中古之芳躅也。逮道喪世衰。斯行微言顯。於是舐筆之徒。操觚之士。騁劇談於黃馬。縱雄辯於碧鷄。所以班生有餘事之談。揚子有雕蟲之歎。浸淖以往。

忘其本始矣。然而言雖一途。其端有二。操文染翰。則執士所以爭長。揮麈清談。則名流以之宣意。原夫清言之旨。倡於何鄧。揚其波者。竹林七子。暢其流者。王樂諸人。自茲以降。波瀾浸廣。雖鉦鼓揜耳。而高論轉激。干戈眩目。而玄理自伸。關河蕩析。諸賢雖負。激愆。而高風與霄漢俱懸。逸韻共翔。

鴻竝駕能使俗士頹濯其鄙吝庸流
翰寫其渙濁良足多也是以臨川敘
次芳規採掇餘論以昭一代之尚以
成一家之言雖廣諸篇目而語言爲
宗矣然語言之歸解各不同約而論
之其義有六夫詞之飾言猶衣之飾
體也使毛嬙西施荷氈被褐則觀者
愛弛嫫母倭傀紉蘭蓀振華袿則過

者止觀故思有玄而卽朽意有淺而
見傳非必青雲失附而玉樹得依也
任鄙野者難爲響工鞏悅者易爲承
耳若鄧遐愧破甑於叔達楊彪慚舐
犢於日磾登北固而懷古有褰裳濡
足之言遊會稽而覽勝有雲興霞蔚
之咏所謂玄黃其質金玉其相含豔
藻於綺心飄繁英於繡口非其言之

能文。行之自遠者乎。是曰雅言。其解一也。夫干將之見珍者。爲其立斷也。驍駟之取貴者。爲其逸足也。若搨朽磨鈍。則鉛刀皆能一決。徐行翔佯。則驚蹇亦可取道。當其言之赴會。若矢之應弦。出必中窾。發不後時。艾艾之誦飾說。鳳兮了了之稱解。嘲座客顛倒衣裳之對。一拜一起之酬。假刃於

敵人之手。轉丸於棘刺之顛。所以傲言居八兵之一。舌端同銛劍之鋒。是曰捷言。其解二也。白與黑陳。則逾表其潔。薰與蕪列。則彌著其馨。白非加皎。而薰不益香也。相形之勢然也。故盜跖與仲尼竝篇。蒙莊所以尊聖。老子與韓非同傳。馬遷所以崇聃。蓋事有端言而逾晦。理有正舉而滋疑。旁

解則事乃通。援客而理自暢。是以譽
真長而反稱子敬之美。鄙玄度而翻
嘆巢許之高。舉賢則以愚爲準。指慝
則以淑爲程。比物連類。屈轂無不破
之歎。汎引旁通。罔象無難狀之貌。是
曰形言。其解三也。事或反經以合道。
言或倒行而逆施。弦高以誕而存鄭。
紀信以僭而全漢。使二子蹈忠信之

常經。則北門之管不還。而榮陽之旆
不返矣。事誠如是。言亦宜然。正言直
指。不發耳目。詭詞拗說。多傾聽聞。譏
壽春而比蹤於禹湯。輕賓客而自遜
於夷甫。有佳兒以戲厥子。無鄙言以
誚太真。率皆寄哭於笑。寓往於復。凡
以馳驟人心。聳動觀聽。云爾。是曰反
言。其解四也。夫言爲意設。情以詞宣。

意鬱則累牘非駢情顯則片言可削。自古著作之匠提屑玉之斤秉剪雲之鋸周疏尋繹披割蕪穢語上則遺其下舉甲則畧其乙凡謂意以不虧爲至言以不盡爲工也故稱年少之見勝匪止圍棋語亡國之可悲不獨一士思餘而語已止扣歇而音自長蓋駢言廣譬祇酬未知舉端而明自

宜中輟而必欲繁稱文詞牽裾強聽則是磬擊而吹竽不斷水窮而築堰不休蛇足兔脛取譏往哲矣是以達人止乎當止不贅一詞是謂偏言其解五也夫議也者有不明也辨也者有不見也同明而言則繁不如簡同智而語則俗不如玄故大辯若訥至言去言長松有風彰荆產之匪德清

風懷想。著玄度之高標。人見阿恭而
識元規。非假我乃生。璵而知靈。運當
生。是皆簡之又簡。玄之又玄。意相示
而枝葉忘。精相通而口耳喪。斯立言
之要。取豈俗士之唾餘。是曰超言。其
解六也。凡此六解。清論之宗。裴僕射
之談。數褚季野之陽秋。真長之伐異
標。同茂先之出史。入漢。謝太傅之綸

至王長史之韶音。茂弘所以忘疲。平
子因之絕倒。窺其旨要。不出此六端。
所以提衡當世。獻酬羣心者。罄盡於
斯矣。若其敘次簡當。則左氏之遺音。
肖物班形。則史遷之長技。託旨玄勝。
則莊列之眇指。囊括宏贍。則說苑之
精英。采衆美以成芳。集羣葩而呈秀。
方之發淫蠶於一竅。享敝帚於千金。

者不亦遠乎。子徒知垂名竹帛。必以
篇章。而不知著論立言。各有攸當也。
是書隨在有刻。而獨患無小本。于是
縮板而鐫之。雖孝標之法。博通精覈。
爲箋釋家之冠。猶慮簡帙之繁。寧畧
而不載也。他日戴短帽。躡高屐。攜此
小本。挂杖頭。逐孝標車後。令人呼爲
塵垢囊。不大快事耶。丙申仲夏。劄劂。

告成。遂畧陳其槩若此。

渤海吳瑞徵仲庚氏序



世說新語目錄

卷之一

德行第一

言語第二上

卷之二

言語第二下

政事第三

卷之三



文學第四

方正第五上

卷之四

方正第五下

雅量第六

識鑒第七

賞譽第八上

卷之五

賞譽第八下

品藻第九

規箴第十

卷之六

捷悟第十一

夙悟第十二

豪爽第十三

容止第十四

自新第十五

企羨第十六

傷逝第十七

棲逸第十八

賢媛第十九

術解第二十

卷之七

巧莛第二十一

寵禮第二十二

任誕第二十三

簡傲第二十四

排調第二十五

卷之八

輕詆第二十六

假譎第二十七

黜免第二十八

目錄
儉嗇第二十九

汰侈第三十

忿狷第三十一

讒險第三十二

尤悔第三十三

紕漏第三十四

惑溺第三十五

仇隙第三十六

目錄終



世說新語卷之一

宋 劉義慶 撰

德行第一

陳仲舉言爲士則行爲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爲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解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間。席不暇煖。吾之禮賢。有何不



可。

周子居常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生矣。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鸞不輟輓。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

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特。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爲己任。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爲登龍門。

李元禮嘗歎荀淑。鍾皓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後從。長文尚小。載箸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

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箸鄰
前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

客有問陳季方足下家君太丘有何
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
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
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爲甘露所霑下
爲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
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

也。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與季方子孝
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
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
弟。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
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
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

豈荀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竝獲全。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閒室之內，嚴若朝典。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焉。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歆蜡日嘗集子姪燕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

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尙寬何爲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爲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

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家有一李樹結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祥嘗在別牀眠母自往闇斫之值祥私起空所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之如已子。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

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

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
鷄骨支牀和哭泣備禮武帝謂劉仲
雄曰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苦過禮
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氣
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
以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

嶠而應憂戎。

梁王趙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
公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
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
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
之流及與之言理中清遠將無以德
掩其言。

王安豐遭艱。至性過人。裴令往弔之。曰。若使一慟。果能傷人。濬沖必不免滅性之譏。

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

劉道真嘗為徒。扶風王駿以五百疋布贖之。既而用為從事中郎。當時以

為美事。

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為達。或有裸體者。樂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也。

郝公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公名德。傳共飴之。公常攜兒子邁。及外生周翼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

不能兼有所存。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箸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郗公亡。翼爲郟縣。解職歸。席苦於公。靈牀頭。心喪終三年。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已施焉。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人左

右。已問其所以。乃受炙人也。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爲母炊爨。作食。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爲中郎。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殺之皮邪。

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王丞相往看之。時夏月。暴雨卒。

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殆無復坐處
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卽啓用爲
吳興郡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已子全弟子
既過江取一妾甚寵愛歷年後訊其
所由妾且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
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業言行無
玷聞之哀恨終身遂不復畜妾

王長豫爲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
丞相見長豫輒喜見敬豫輒嗔長豫
與丞相語恒以慎密爲端丞相還臺
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恒與曹夫人
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相還臺登車
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簾封而不忍
開

桓常侍聞人道深公者輒曰此公旣

有宿名。加先達知稱。又與先人至交。不宜說之。

庾公乘馬有的盧。或語令賣去。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卽復害其生。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爲後人。古之美談。效之。不亦達乎。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

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

謝奕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酒罰之。乃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著青布袴。在兄鄰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耶。遂遣之。

謝太傅絕重褚公常稱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

劉尹在郡臨終綿憊聞閣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外請殺車中牛祭神真長答曰丘之禱久矣勿復爲煩。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

晉簡文爲撫軍時所坐牀上塵不聽拂見鼠行跡視以爲佳有叅軍見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殺之撫軍意色不說門下起彈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懷今復以鼠損人無乃不可乎。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荅曰非爲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潔行廉約韓豫

章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幃邪。范笑而受之。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郝家離婚。

殷仲堪既爲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盃。

盤外無餘肴。飯粒脫落。盤席閒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初。栢南郡楊廣共說殷荊州宜奪殷覲南蠻。以自樹。覲亦卽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下舍便不復還。內外

無預知者。意色蕭然。遠同鬪生之無愠。時論以此多之。

王僕射在江州。爲殷桓所逐。奔竄豫章。存亡未測。王綏在都。旣憂憾在貌。居處飲食。每事有降。時人謂爲試守孝子。

桓南郡旣破殷。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企生亦在焉。桓素待企生

厚。將有所戮。先遣人語云。若謝我。當釋罪。企生答曰。爲殷。荆州吏。今荆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顏謝桓公。旣出市。桓又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昔晉文王殺嵇康。而嵇紹爲晉忠臣。從公乞一第以養老母。桓亦如言宥之。桓先曾以一羔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豫章。企生問至。卽日焚裘。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卽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吳郡陳遺家至孝母好食釜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恒裝一囊每煮食輒貯

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袁府君卽日便征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爲純孝之報也

孔僕射爲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陵孔時爲太常形素羸瘦著重服

竟日涕泗流漣見者以爲真孝子
吳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陽郡後遭
母童夫人艱朝夕哭臨及思至賓客
弔省號踊衣絕路人爲之落淚韓康
伯時爲丹陽尹母殷在郡每聞二吳
之哭輒爲悽惻語康伯曰汝若爲選
官當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韓
後果爲吏部尚書大吳不免哀制小

吳遂大貴諱

言語第二上

邊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
堯聘許由面無作色先生何爲顛倒
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
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

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
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邪徐曰不然

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司隸校尉。詣門者皆雋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爲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

不奇之。太中大夫陳韙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韙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韙大踈踏。○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小者牀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荅曰。偷那得行禮。○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

遠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
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
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

潁川太守髡陳仲弓客有問元方府
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
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稱二
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
蘭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

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謬也故不相
答客曰足下但因僵爲恭而不能答
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已尹吉甫
放孝子伯奇董仲舒放孝子符起唯
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
子客慚而退

荀慈明與汝南袁閔相見問潁川人
士慈明先及諸兄閔笑曰士但可因

親舊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難依據者，何經？閻曰：方問國士而及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讐，以爲至公。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諸夏，且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爲悖德乎。

彌衡被魏武謫爲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枹爲漁陽攄。攄淵淵有金石聲，四坐爲之改容。孔融曰：彌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魏武慚而赦之。○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金佩紫，馬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

事德操曰。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爲奇。此乃許文所以忼慨。夷齊所以長歎。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叩洪鍾。伐雷鼓。則不識

其音響也。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楨荅曰。臣誠庸短。亦由陛下綱目不疎。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鍾繇曰。可令二子來。於是敕見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

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魏明帝爲外祖母築館於甄氏既

成自行視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爲名侍中繆襲曰陛下聖思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爲名。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

嵇中散語趙景真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恨量小狹趙云尺表能

審璣衡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氣。何必在大。但問識如何耳。

司馬景王東征，取上黨。李喜以爲從事中郎，因問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來？」喜對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至耳。」

鄧艾口喫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嵇中散旣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旣不說，羣臣失色，莫能

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帝說羣臣歎服

蒲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窓作琉璃屏實密似疎奮有難色帝笑之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

世說新語卷之一終

古
說
新
語
中

言
語
政
事

© 2002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世說新語卷之二

宋 劉義慶 撰

言語第二下

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孫皓問卿
字仲思爲何所思對曰在家思孝事
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蔡洪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
公辟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雋於巖



穴君吳楚之士。巨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

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

王武子孫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崑巍。以嵯峨。其水洿渫。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卷之二
樂令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王兄長沙王執權於洛，遂構兵相圖。長沙王親近小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懷危懼。樂令既允朝望，加有婚親，羣小讒於長沙。長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若。徐荅曰：「豈以五男易一女由是釋然無復疑慮。」

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置數斛羊酪。

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尊羹，但未下鹽豉耳。」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荅曰：「來病君子，所以為瘧耳。」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荅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恒。」

元帝始過江。謂顧驃騎曰。寄人國土。心常懷慚。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爲家。是以耿毫無定處。九鼎遷洛邑。願陛下勿以遷都爲念。

庾公造周伯仁。伯仁曰。君何所欣說。而忽肥。庾曰。君復何所憂慘。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頽。語左右云。見此芒芒。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顧司空未知名。詣王丞相。丞相小極。對之疲睡。顧思所以叩會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元公道公協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因覺。謂顧曰。此子瑋璋。特達機警。有鋒。○會稽賀生。體識清遠。言行以禮。不徒東南之美。實為海內之秀。

劉琨雖隔閔寇戎。志存本朝。謂溫嶠曰。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今晉阡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於河北。使卿延譽於江南。子其行乎。溫曰。嶠雖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豈敢辭命。○溫嶠初為劉琨使來過江。于時江左營建始爾。綱紀未舉。溫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社稷。

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忝離之痛溫
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
泣叙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
相酬納既出懽然言曰江左自有管
夷吾此復何憂

王敦兄含爲光祿勳敦既逆謀屯據
南州含委職奔姑孰王丞相詣闕謝
司徒丞相揚州官僚聞訊倉卒不知

何辭顧司空時爲揚州別駕援翰曰
王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塵路次羣
下不寧不審尊體起居何如

郝太尉拜司空語同坐曰平生意不
在多值世故紛紜遂至台鼎朱博翰
音實愧於懷

高坐道人不作漢語或問此意簡文
曰以簡應對之煩

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
隱數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嘯。
詠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何敢。
近舍明公遠希嵇阮。

庾公嘗入佛圖。見臥佛。曰。此子疲於
津梁。于時以爲名言。

摯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參
軍。復出作內史。年始二十九。嘗別王

敦敦謂瞻曰。卿年未三十。已爲萬石。
亦太蚤。瞻曰。方於將軍。少爲太蚤。比
之甘羅。已爲太老。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詣
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設果。果有
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
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孔廷尉以裘與從弟沈。沈辭不受。廷

尉曰晏平仲之儉。祠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卿復何辭。此於是受而服之。

佛圖澄與諸石遊。林公曰澄以石虎為海鷗鳥。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自參上流。諸人咸共歎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曰坐無尼。

父焉。別顏回。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為恨。仁祖聞之曰。時無豎刁。故不貽陶公話言。時賢以為德音。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荅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或云下令。

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二

兒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邪？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答曰：字齊由。公曰：欲何齊邪？曰：齊許由。齊莊何字。答曰：字齊莊。公曰：欲何齊？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聖人生知，故難。

企慕。庾公大喜。小兒對。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惠。和竝知之。而常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懌。于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

○庾法暘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暘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

庾穉恭爲荊州以毛扇上武帝武帝疑是故物侍中劉劭曰栢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鍾夔先聽其音穉恭上扇以好不新庾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何驃騎亡後徵褚公入既至石頭王長史劉尹同詣褚褚曰真長何以處我真長顧王曰此子能言褚因視王王曰國自有周公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爲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

更相讓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殳，爲王前驅。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

桓公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廼歎曰：旣爲忠臣，不得爲孝子，如何。

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簡文登阼，復入太微，帝惡之。時郗超爲中書，直引超入曰：天命脩短，故非所計。政當無復，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馬方將外固封疆，內鎮社稷，必無若此之慮。臣爲陛下以百口保之。帝因誦庾仲初詩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聲甚淒厲，郗受假還東。帝曰：致意尊公。

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衛。思患預防。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因泣下流襟。

簡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問上何在。簡文曰。某在斯。時人以為能。○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便覺咫尺玄門。劉曰。此未

關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

羊秉爲撫軍參軍少亡有令譽夏侯
孝若爲之叙極相讚悼羊權爲黃門
侍郎侍簡文坐帝問曰夏侯湛作羊
秉叙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權潛
然對曰亡伯令問夙彰而無有繼嗣
雖名播天聽然胤絕聖世帝嗟慨久
之。

王長史與劉真長別後相見王謂劉
曰卿更長進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
○劉尹云人想王荆產佳此想長松
下當有清風耳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
葛盧來朝故當不昧此語

劉真長爲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
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

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遇穆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

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荅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

謝太傅寒雪日内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

王中郎令伏玄度習鑿齒論青楚人
物臨成以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王
曰何故不言韓曰無可無不可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

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雖未
觀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
之君必當褰裳濡足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邇子姪未

之許公歎曰若郝超聞此語必不至

河漢

支公好鶴住剡東岬山有人遺其雙
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鍛其
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
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陵霄之
姿何肯爲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
置使飛去

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荅曰曲阿湖謝曰故當淵注淳著納而不流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以問子弟車騎荅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

謝胡兒語庾道季諸人莫當就卿談可堅城壘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

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

李弘度常歎不被遇殷揚州知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里不李荅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授剡縣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歎曰非唯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明

謝萬作豫州都督新拜當西之都邑

相送累日。謝疲頓。於是高侍中往。徑就謝坐。因問卿今仗節方州。當疆理西蕃。何以爲政。謝粗道其意。高便爲謝道形勢。作數百語。謝遂起坐。高去。後謝追曰。阿鄴故麤。有才具。謝因此得終坐。

袁彥伯爲謝安南司馬。都下諸人送。至瀨鄉將別。旣自悽惻。歎曰。江山遼

落。居然有萬里之勢。

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分。齋前種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鄰居。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會賓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賞。顧長

康時爲客在坐目曰遙望層城丹樓如霞桓卽賞以二婢。

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與人事故不如銅雀臺上妓。

林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

上若雲興霞蔚。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左右啓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車武子難苦問謝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

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爲懷。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荅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

庭耳。

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已皓然。

張天錫爲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旣爲符堅所禽。用爲侍中。後於壽陽俱敗。

至都爲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已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甘香、鴟鴞、革響、淳酪，養性人無嫉心。」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人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溜或曰聲如。」

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爲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

范甯作豫章八日，請佛有板，衆僧疑或欲作荅，有小沙彌在坐末曰：「世尊默然，則爲許可。」衆從其義。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歎以爲佳，謝景重在。

坐荅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
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
穢太清邪。

王中郎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觀過
江諸人經緯江左軌轍有何偉異後
來之彥復何如中原張曰研求幽邃
自王何以還因時修制荀樂之風王
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爲符堅所制荅

曰陽消陰息故天步屯蹇否剥成象
豈足多譏

謝景重女適王孝伯兒二門公甚相
愛美謝爲太傅長史被彈王卽取作
長史帶晉陵郡太傅已構嫌孝伯不
欲使其得謝還取作咨議外示繫維
而實以乖間之及孝伯敗後太傅繞
東府城行散僚屬悉在南門要望候

拜時謂謝曰王甯異謀云是卿爲其計謝會無懼色歛笏對曰樂彥輔有言豈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對因舉酒勸之曰故自佳故自佳

桓玄義興還後見司馬太傅太傅已醉坐上多客問人云桓溫來欲作賊如何桓玄伏不得起謝景重時爲長史舉板荅曰故宣武公黜昏暗登聖

明功超伊霍紛紜之議裁之聖鑒太傅曰我知我知卽舉酒云桓義興勸卿酒桓出謝過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丞相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爲劣東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爲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

曲。若不可測。

相玄詣殷荊州。殷在妾房晝眠。左右辭不之通。桓後言及此事。殷云。初不眠。縱有此。豈不以賢賢易色也。

相玄問羊孚。何以共重吳聲。羊曰。當以其妖而浮。

謝混問羊孚。何以器舉瑚璉。羊曰。故當以爲接神之器。

相玄既篡位。後御牀微陷。羣臣失色。侍中殷仲文進曰。當由聖德淵重。厚地所以不能載。時人善之。

相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在何處。有人荅曰。無省。當時殊忤旨。問何以知無。荅曰。潘岳秋興賦。敘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玄咨嗟稱善。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

政事第三

陳仲弓為大丘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衆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衆姦。豈

復過此

陳仲弓為太丘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

陳元方年十一。時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

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彊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公曰。孤往者嘗爲鄴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衆。陸抗時爲江陵都督。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

山公以器重朝望。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貴。勝年少。若和裴王之徒。並共

宗詠有署閣柱曰閣東有大牛和嶠
鞅裴楷鞅王濟剔剔不得休或云潘
尼作之

賈充初定律令與羊祜共咨太傅鄭
冲冲曰臯陶嚴明之旨非僕闇懦所
探羊曰上意欲令小加弘潤冲乃粗
下意

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

才凡所題目皆如其言唯用陸亮是
詔所用與公意異爭之不從亮亦尋
為賄欺

嵇康被誅後山公舉康子紹為秘書
丞紹咨公出處公曰為君思之久矣
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况人乎

王安期為東海郡小吏盜池中魚綱
紀推之王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

魚復何足惜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令歸家

成帝在石頭任讓在帝前戮侍中鍾雅右衛將軍劉超帝泣曰還我侍中讓不奉詔遂斬超雅事平之後陶公

與讓有舊欲宥之許柳兒思妣者至佳諸公欲全之若全思妣則不得不為陶全讓於是欲并宥之事奏帝曰讓是殺我侍中者不可宥諸公以少主不可違并斬二人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竝加霑接人人有說色唯有臨海一客姓任及數胡人為未洽公因便還到過任

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說
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閣蘭閣羣胡
同笑四坐竝懽

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
王公怪其如此後以問陸陸曰公長
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
耳

丞相嘗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

料事丞相云暑可小簡之庾公曰公
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爲允

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錄諾之
自歎曰人言我憤憤後人當思此憤
憤

陶公性檢厲勤於事作荊州時敕船
官悉錄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
意後正會值積雪始晴聽事前除雪

後猶濕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

何驃騎作會稽虞存弟蹇作郡主簿以何見客勞損欲白斷常客使家人節量擇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存存

時爲何上佐正與蹇共食語云白事甚好待我食畢作教食竟取筆題白事後云若得門庭長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汝何處得此人蹇於是止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之王謂何曰我今故與林公來相看望卿擺撥常務應對玄言那得方低頭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

等何以得存。諸人以為佳。

桓公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耻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云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捎雲眼。下拂地足。意譏不著。桓公云。我猶患其重。

簡文為相。事動經年。然後得過。桓公甚患其遲。常加勸勉。太宗曰。一日萬

機。那得速。

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政。故可以。和靜致治。

殷浩始作揚州。劉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襪。人問其故。荅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謝公時。兵廝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搽索謝公。不許云。

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都。

王大爲吏部郎。嘗作選草。臨當奏。王僧彌來。聊出示之。僧彌得便。以已意改易。所選者近半。王大甚以爲佳。更寫卽奏。

王東亭與張冠軍善。王旣作吳郡人。問小令曰。東亭作郡。風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與張祖希情好。日

隆耳。

殷仲堪當之。荊州王東亭問曰。德以居全爲稱。仁以不害物爲名。方今宰牧華夏。處殺戮之職。與本操將不乖乎。殷答曰。臯陶造刑辟之制。不爲不賢。孔丘居司寇之任。未爲不仁。

世說新語卷之二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世說新語注

文學
方正

Shi-shuo Shin-yü Chuang-chai (Sung-shu 514)



世說新語卷之三

宋 劉義慶 撰

文學第四

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筭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筭。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恐玄擅名。



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玄聽之良久。多與已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向

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箠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服虔既善春秋。將爲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遂匿姓名爲烈。

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既知不能踰已，稍共諸生敘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

何晏爲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爲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爲屈。於是弼自爲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迺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

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爲道德二論。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

傅嘏善言虛勝。荀粲談尚玄遠，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

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語多小極，不復相酬答。乃謂客曰：身今少惡，裴逸民亦近

在此君可往問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夷甫來如小屈。時人卽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

諸葛玄年少不肯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詣。王歎曰。卿天才卓出。若復小加研尋。一無所愧。玄後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齧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爲剖析之。衛卽小差。樂歎曰。此兒胷中。當必無膏肓之疾。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

曰了不異人意

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
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
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
於是客乃悟服樂辭約而旨達皆此
類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
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

暢玄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
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
象者爲人薄行有儁才見秀義不傳
於世遂竊以爲已注乃自注秋水至
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
定點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
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

曰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掾。世謂三語掾。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一？遂相與為友。

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壻大會，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始

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王亦以為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為爾，將受困寡人女壻。

衛玠始渡江，見王大將軍，因夜坐。大將軍命謝幼輿、玠見謝甚說之，都不復顧。王遂達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體素羸，恒為母所禁，爾夕忽極於

此病篤遂不起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

殷中軍爲庾公長史下都王丞相爲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謝鎮西竝在丞相自起解帳帶麈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

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且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輒翣如生母狗馨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爲論以示謝于時謝不卽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歎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

褚季野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

問如牖中窺日

劉真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不欲作將善雲梯仰攻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有所通爲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

交面。殷徐語左右。取手中與謝郎拭面。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日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爲限邪。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公辯

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摧屈。孫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不言。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風。深公得此義。夷然不屑。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塵尾悉脫落。滿餐。

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

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

殷中軍嘗至劉君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遊辭不已。劉亦不復答。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苦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

支道林造卽色論。論成示王中郎。中

郎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曾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後孫與支共載往王許王都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退後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支語王曰

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遙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

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諸人在下坐聽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說正當得兩入三便亂今義弟子雖傳猶不盡得

許掾年少時人以比王荀子許大不

平時諸人士及於法師並在會稽西
寺講王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
與王論理共決優劣苦相折挫王遂
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
疏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向語
何似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
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

起體未堪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
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
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
少遭家難一生所寄唯在此兒因流
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姣辭
情忼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
支爲法師許爲都講支通一義四坐

莫不厭心。許送一難。衆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
在。

謝車騎在安西艱中。林道人往就語。將夕乃退。有人道上見者。問云。公何處來。答云。今日與謝孝劇談一出來。○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王長史宿構精理。并撰其才藻。往與支

語不大當對。王敘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王大慚而退。○殷中軍讀小品。下二百籤。皆是精微世之幽滯。嘗欲與支道林辯之。竟不得。今小品猶存。

佛經以爲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簡文云。不知便可登峰造極。不然。陶練

之功尚不可誣。

于法開始與支公爭名後情漸歸支意甚不分遂遁跡剡下遣弟子出都語使過會稽于時支公正講小品開戒弟子道林講比汝至當在某品中因示語攻難數十番云舊此中不可復通弟子如言詣支公正值講因謹述開意往反多時林公遂屈厲聲曰

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著地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一時絕歎以爲名通○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營忽往殷淵源許值盛有賓客殷使坐麤與寒溫遂及義

理語言辭旨曾無愧色。領略麤舉一
往參詣由是知之。

殷謝諸人共集。謝因問殷。眼往屬萬
形。萬形來入眼不。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
器。將得財而夢矢穢。殷曰。官本是臭
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是糞土。
所以將得而夢穢。汗時人以為名通。

○殷中軍被廢。東陽始看佛經。初視
維摩詰。疑般若波羅密太多。後見小
品。恨此語少。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相王謂
二人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
嶠函之固。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轍遠
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
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
邊稱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
思雨雪霏霏公曰許謨定命遠猷辰
告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
時彥欲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
之張遂詣劉劉洗濯料事處之下坐
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

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
處張乃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
賜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真長延之上
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
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
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真
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即
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

下官今日爲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
旣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稱善曰張
憑勃窣爲理窟卽用爲太常博士

汰法師云六通三明同歸正異名耳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謝顧
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旣不可留
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其懷
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

篇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
通作七百許語敘致精麗才藻竒拔
衆咸稱善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
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
竭謝後麤難因自敘其意作萬餘語
才峰秀逸旣自難干加意氣擬託蕭
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君
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
會稽王許殷與孫共論易象妙於見
形孫語道合意氣干雲一坐咸不安
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王慨然歎曰
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彼卽迎真長
孫意已不如真長旣至先令孫自敘
本理孫麤說已語亦覺殊不及向劉
便作二百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

一坐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
僧意在瓦官寺中王荀子來與共語
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
王曰無重問曰聖人如在邪王曰如
籌筭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云誰
運聖人邪荀子不得答而去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
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

處不傳。

殷中軍被廢徙東陽大讀佛經皆精解唯至事數處不解遇見一道人問所籤便釋然。

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歎曰使我解四本談不翅爾。

殷荊州曾問遠公易以何爲體答曰易以感爲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鍾東

應便是易耶。遠公笑而不答。

羊孚弟娶王永言女及王家見婿孚送弟俱往時永言父東陽尚在殷仲堪是東陽女婿亦在坐孚雅善理義乃與仲堪道齊物殷難之羊云君四番後當得見同。殷笑曰乃可得盡何必相同乃至四番後一通殷咨嗟曰僕便無以相異。歎爲新拔者久之。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
本閒強。

提婆初至爲東亭第講阿毗曇始發
講坐裁半僧彌便云都已曉卽於坐
分數四有意道人更就餘屋自講提
婆講竟東亭問法岡道人曰弟子都
未解阿彌那得已解所得云何曰大
略全是故當小未精覈耳

桓南郡與殷荊州共談每相攻難年
餘後但一兩番桓自歎才思轉退殷
云此乃是君轉解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
者行大法應聲便爲詩曰煮豆持作
羹○漉○菽○以○爲○汁○其在釜下燃豆在釜
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
有慚色。

魏朝封晉文王爲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空鄭冲馳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書札爲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爲神筆。

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

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歎。遂爲作敘。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歛衽讚述焉。

劉伶著酒德頌。意氣所寄。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爲表。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爲述已。所以爲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

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夏侯湛作周詩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風詩。

孫子荆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俱爲列卿。每至公坐。廣談仲治不能對。退著筆難廣。廣又不能答。

江左殷太常父子竝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揚州口談至劇。太常輒云。汝更思吾論。

庾子嵩作意賦成。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邪。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

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孚云：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溫庾云：溫挺義之標，庾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賦之闡更改望為雋，以亮為潤云。

孫興公作庾公誄，袁羊曰：見此張綏于時以為名賞。

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為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此人人競寫，都下紙為之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

十便用爲荊州治中鑿齒謝賤亦云
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後至都見
簡文返命宣武問見相王何如答云
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爲衡
陽郡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
秋品評卓逸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

謝太傅問主簿陸暹張憑何以作母

誄而不作父誄暹答曰故當是丈夫
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
○王敬仁年十三作賢人論長史送
示真長真長答云見敬仁所作論便
足參微言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
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

簡文稱許掾云玄度五言詩可謂妙

絕時人。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

袁虎少貧，嘗爲人傭載運租。謝鎮西

經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卽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爲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載王

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賦甚有才情
○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
有利鈍謝後出以示顧君齊顧曰我
亦作知卿當無所名

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既成公
與時賢共看咸嗟歎之時王珣在坐
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卽
於坐攬筆益云感不絕於余心泝流

風而獨寫公謂王曰當今不得不以
此事推袁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
裁爲負版袴非無文采酷無裁製
袁伯彥作名士傳成見謝公公笑曰
我嘗與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獪耳
彥伯遂以箸書

王東亭到桓公吏旣伏閣下桓令人

竊取其白事東亭卽於閣下更作無復向一字

桓宣武北征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歎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間得利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曰先公勲業

袁宏傳
不立字

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勲爲史所讚或問顧長康君筆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竒見貴

殷仲文天才宏瞻而讀書不甚廣博

亮歎曰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豹才
不減班固

羊孚作雪贊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
遇象能鮮卽潔成輝桓胤遂以書扇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
前問古詩中何句爲最睹思未答孝
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
爲佳

桓玄嘗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爲
王孝伯作詠因吟嘯良久隨而下筆
一坐之間詠以之成

桓玄初并西夏領荆江二州二府一
國十時始雪五處俱賀五版並入玄
在聽事上版至卽答版後皆粲然成
章不相揉雜

桓玄下都羊孚時爲兖州別駕從京

來詣門。牋云：自頃世故睽離，心事淪
蘊。明公啓晨光於積晦，澄百流以一
源。桓見牋，馳喚前云：子道子道來何
遲。卽用爲記室參軍。孟昶爲劉牢之
主簿，詣門謝，見云：羊侯羊侯，百口賴
卿。

方正第五上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

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
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
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
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
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無信；對子
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慙，下車引之，元
方入門不顧。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爲。

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栢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疎，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

魏文帝受禪，陳羣有憾容。帝問曰：「朕應天受命，卿何以不樂？」羣曰：「臣與華歆服膺先朝，今雖欣聖化，猶義形於

色。

郭伯濟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當并誅。使者徵攝甚急，淮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者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是文武奔馳如徇身首之急。

既至淮與宣帝書曰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則無五子五子若殯亦復無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

諸葛亮之次渭濱關中震動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爲軍司馬宣王既與亮對渭而陳亮設誘譎萬方宣王果大忿將欲應之以重兵亮遣閒諜覘之還曰有一老夫毅然仗

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此必辛佐治也

夏侯玄既被桎梏時鍾毓爲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異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飲本弟騫行還徑入至堂

戶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雜。
○高貴鄉公薨。內外諠譁。司馬文王
問侍中陳泰曰。何以靜之。泰云。唯殺
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此不。
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

和嶠爲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宮頃
似更成進。卿試往看。還問何如。答云。
皇太子聖質如初。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
與晉室有讐。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
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
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
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
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覩聖顏。因
涕泗百行。帝於是慙悔而出。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

然後爵之。嶠曰：武子儁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不？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耻之。他人能令疎親，臣不能使親疎。以此愧陛下。

杜預之荊州，頓七里橋。朝士悉祖，預少賤，好豪俠，不爲物所許。楊濟旣名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須臾，和長輿

來，問楊右衛何在。客曰：向來不坐而去。長輿曰：必大夏門下盤馬。往大夏門，果大閱騎。長輿抱內車，共載歸，坐如初。

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在連榻坐。時亦有裴叔則、羊祜、舒後至。曰：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不坐，便去。杜請裴追之，羊去數里，住馬，旣而俱還。

杜許

晉武帝時荀勗爲中書監和嶠爲令
故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常疾
勗諂諛後公車來嶠便登正向前坐
不復容勗勗方更覓車然得去監令
各給車自此始

山公大兒著短恰車中倚武帝欲見
之山公不敢辭問兒兒不肯行時論

乃云勝山公

向雄爲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
太守劉淮橫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爲
黃門郎劉爲侍中初不交言武帝聞
之敕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劉
再拜曰向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
何如於是卽去武帝聞尚不和乃怒
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猶

絕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郤退人若將墜諸淵臣於劉河內不爲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爲君臣之好武帝從之

齊王冏爲大司馬輔政嵇紹爲侍中詣冏咨事冏設宰會召葛旆董艾等共論時宜旆等白冏嵇侍中善於絲

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郤不受冏曰今日共爲歡卿何郤邪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爲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釋冠冕襲私服此紹之心也旆等不自得而還

盧志於衆坐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

君何物答曰如卿於爐。瓠盧珽士龍失色。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羊忱性甚貞烈。趙王倫爲相國。忱爲太傅長史。乃版以叅相國軍事。使者卒至。忱深懼。豫禍不暇。被馬。於是帖

騎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矢左右發。使者不敢進。遂得免。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爲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法。卿自用卿法。阮宣子伐社樹。有人止之。宣子曰。社而爲樹。伐樹則社亡。樹而爲社。伐樹則社移矣。

阮宣子論鬼神有無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獨以爲無曰今見鬼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復有鬼邪。

元皇帝既登阼以鄭后之寵欲舍明帝而立簡文時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倫且明帝以聰亮英斷益宜爲儲副周王諸公竝苦爭懇切惟

刁玄亮獨欲奉少主以阿帝旨元帝便欲施行慮諸公不奉詔於是先喚周侯丞相入然後欲出詔付刁周王既入始至階頭帝逆遣傳詔逼使就東廂周侯未悟卽卻略下階丞相披撥傳詔徑至御牀前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帝默然無言乃探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此皇儲始定周侯方慨

然愧歎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始知不如也。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爲亂倫之始。

諸葛恢大女適太尉庾亮兒。次女適徐州刺史羊忱兒。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獻恢兒。娶鄧攸女。于時謝尚書

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顧伊。庾家伊顧我。不能復與謝。哀兒婚。及恢亡。遂婚。於是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猶有恢之遺法。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曰。我在。遣女。裁得爾耳。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別。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

斯人乃婦女與人別。唯啼泣便舍去。周侯獨留與飲酒。言話臨別流涕。撫其背曰：「奴好自愛。」

周伯仁爲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亮爲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明日報仲智。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床對之大泣。說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爲辟

易於戶側。旣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名。那與佞人刁協有情。逕便出。」

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衆坐稱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爲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旁人爲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

若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
顧因移勸柱而語柱曰詎可便作棟
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爲衿契

明帝在西堂會諸公飲酒未大醉帝
問今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周伯仁
爲僕射因厲聲曰今雖同人主復那
得等於聖治帝大怒還內作手詔滿

一黃紙遂付廷尉令收因欲殺之後
數日詔出周羣臣往省之周曰近知
當不死罪不足至此王大將軍當下
時咸謂無緣爾伯仁曰今主非堯舜
何能無過且人臣安得稱兵以向朝
廷處仲狼抗剛愎王平子何在

世說新語卷之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世說新語士

方 正
雅 量
識 鑒
賞 譽

Copyrighted material



世說新語卷之四

宋 劉義慶 撰

方正第五

下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
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廢
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温太真
所說温嘗爲東宮率後爲吾司馬甚
悉之須臾温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温



白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竝厲欲以威力使從已，乃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鈞深致遠，蓋非淺識所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爲孝。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師不振，以

此負公。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弊邪？鍾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進矣。

庾公臨去。顧語鍾。後事深以相委。鍾曰。棟折榱崩。誰之責邪。庾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效耳。鍾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

蘇峻時。孔羣在橫塘。爲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因衆坐戲語。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

於識者。猶憎其眼。

蘇子高事平。王庾諸公欲用孔廷尉。爲丹陽。亂離之後。百姓彫弊。孔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升御牀。竝蒙眷識。共奉遺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列。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爲先。今猶俎上腐肉。任人膾截耳。於是拂衣而去。諸公亦止。

孔車騎與中丞共行在御道逢匡術
賓從甚盛因往與車騎共語中丞初
不視直云鷹化爲鳩衆鳥猶惡其眼
術大怒便欲刃之車騎下車抱術曰
族弟發狂卿爲我宥之始得全首領
○梅願嘗有惠於陶公後爲豫章太
守有事王丞相遣收之侃曰天子富
於春秋萬機自諸侯出王公旣得錄

陶公何爲不可放乃遣人於江口奪
之願見陶公拜陶公止之願曰梅仲
真鄰明日豈可復屈邪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牀席蔡公先在
坐不說而去王亦不留

何次道庾季堅二人並爲元輔成帝
初崩于時嗣君未定何欲立嗣子庾
及朝議以外寇方強嗣子冲幼乃立

康帝康帝登阼會羣臣謂何曰朕今所以承大業爲誰之議何答曰陛下龍飛此是庾冰之功非臣之力于時用微臣之議今不覩盛明之世帝有慙色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碁王手嘗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卽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

恐不得爾傍有客曰此年少戲迺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唯圍碁見勝

孔君平疾篤庾司空爲會稽省之相問訊甚至爲之流涕庾旣下牀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迺作兒女子相問庾聞回謝之請其話言

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彎彈彈劉枕。丸迸碎牀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鬪戰求勝。桓甚有恨容。

後來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爲評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

王中郎年少時。江彪爲僕射領選。欲擬之爲尚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擬我。江聞而止。

王述轉尚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應讓杜許。藍田云：汝謂我堪此。不文度曰：何爲不堪。但克讓自是美事。恐不可闕。藍田慨然曰：旣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如我。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

王長史求東陽撫軍不用後疾篤臨終撫軍哀歎曰吾將負仲祖於此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癡真癡

劉簡作桓宣武別駕後爲東曹參軍頗以剛直見疎嘗聽記簡都無言宣

武問劉東曹何以不下意答曰會不能用宣武亦無怪色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爲烏程令送一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

答語王修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阮光祿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還。諸人相與追之。既亦知時流。必當逐已。乃遄疾而去。至方山。不相及。劉尹時爲會稽。乃歎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脚加桓公頸。桓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既還。王長史語劉曰。伊詎可以形色加人。不。

桓公問桓子野。謝安石料萬石必敗。何以不諫。子野答曰。故當出於難犯耳。桓作色曰。萬石撓弱凡才。有何嚴顏難犯。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
共語答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

韓康伯病拄杖前庭消搖見諸謝皆
富貴轟隱交路歎曰此復何異王莽
時

王文度爲相公長史時相爲兒求王
女王許咨藍田旣還藍田愛念文度
雖長大猶抱著郝上文度因言相求

已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郝曰惡
見文度已復癡畏相温面兵那可嫁
女與之文度還報云下官家中先得
婚處相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
耳後相女遂嫁文度兒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攜蒲見
有勝負因曰南風不競門生輩輕其
小兒廼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

斑子敬曠目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
真長遂拂衣而去

謝公聞羊綏佳致意令來終不肯詣
後綏爲太學博士因事見謝公公卽
取以爲主簿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至門語謝故
當共推主人謝曰推人正自難

大極殿始成王子敬時爲謝公長史

謝送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
云可擲著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
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爲也
王曰魏祚所以不長謝以爲名言

王恭欲請江盧奴爲長史晨往詣江
江猶在帳中王坐不敢卽言良久乃
得及江不應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盃
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

云卿亦復須邪更使酌與王王飲酒
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曰人自
量固爲難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
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
人。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
爲小子王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

爲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
小子之有

張玄與王建武先不相識後遇於范
豫章許范令二人共語張因正坐歛
衽王孰視良久不對張大失望便去
范苦譬留之遂不肯住范是王之翼
乃讓王曰張玄吳士之秀亦見遇於
時而使至於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張

祖希若欲相識自應見詣范馳報張
張便束帶造之遂舉觴對語賓主無
愧色

雅量第六

豫章太守顧劭是雍之子劭在郡卒
雍盛集僚屬自圍棊外啓信至而無
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
搯掌血流沾褥賓客既散方歎曰已
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於是
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
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
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
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爲師不許
文王亦尋悔焉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

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斷虎爪牙縱百姓觀之王戎七歲亦往看虎承間攀

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湛然不動了無恐色

王戎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筒中箋布五端戎雖不受厚報其書

裴叔則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作書書成救者多乃得免後位

儀同三司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

一處飲燕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標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

裴遐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遐與人圍碁馥司馬行酒遐正戲不時爲飲司馬馬恚因曳遐墜地遐還坐舉止如常

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闇當故耳。

劉慶孫在太傅府于時人士多爲所構唯庾子嵩縱心事外無迹可聞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萬莫其有吝於此可乘太傅於衆坐中間庾庾時頽然已醉憤墮几上以頭就

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娑千
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
道此庾曰可謂以小人之慮度君子
之心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
欲取之卒不能回乃故詣王肆言極
罵要王答已欲以分謗王不爲動色
徐曰白眼兒遂作

王夷甫長裴成公四歲不與相知時
共集一處皆當時名士謂王曰裴令
令望何足計王便卿裴裴曰自可全
君雅志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
公可潛稍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
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若其
欲來吾角巾徑還烏衣何所稍嚴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
欲與主簿周旋無爲知人几案間事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恒自
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
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餘
兩小麓。箸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
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歎曰。未
知一生當箸幾量屐。神色閒曠。於是

勝負始分

許侍中顧司空俱作丞相從事。爾時
已被遇。遊宴集聚。略無不同。嘗夜至
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便命使入
已帳。眠顧至曉。回轉不得。快孰許上
牀。便哈臺大鼾。丞相顧諸客曰。此中
亦難得眠處。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

以爲假。亮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溫太真嘗隱幔，恒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爲此。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或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唐亭住，爾

時吳興沈充爲縣令，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傖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遥問傖父欲食，餅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修刺，詣公。

更宰殺為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慙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壻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壻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牀上坦腹臥如不聞郗公云正

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者並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真率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

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
出下策耳。

顧和始爲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
頃停車州門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
邊和覓蝨夷然不動周旣過反還指
顧心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蝨如故徐
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旣入語
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

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
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剽掠射誤中施
工應弦而倒舉船上咸失色分散亮
不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使箸賊衆迺
安

庾小征西嘗出未還婦母阮是劉萬
安妻與女上安陵城樓上俄頃翼歸
策良馬盛輿衛阮語女聞庾郎能騎

我何由得見婦告翼翼便爲於道開
鹵簿盤馬始兩轉墜馬墮地意色自
若

宣武與簡文太宰共載密令人在輿
前後鳴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
怖求下輿顧看簡文穆然清恬宣武
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賢

王劭王薈共詣宣武正值收庾希家

薈不自安逡巡欲去劭堅坐不動待
收信還得不定迺出論者以劭爲優
○相宣武與郝超議芟夷朝臣條牒
既定其夜同宿明晨起呼謝安王坦
之入擲疏示之郝猶在帳內謝都無
言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郝
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
郝生可謂入幕賓也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
汎海戲風起浪涌孫王諸人色並遽
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言
舟人以公貌閒意說猶去不止既風
轉急浪猛諸人皆誼動不坐公徐云
如此將無歸衆人卽承響而回於是
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

謝安王坦之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
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祚存亡
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
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
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憚其曠
遠乃趣解兵王謝舊齊名於此始判
優劣

謝太傅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旣未

得前王便欲去謝曰不能爲性命忍
俄頃

支道林還東時賢竝送於征虜亭蔡
子叔前至坐近林公謝萬石後來坐
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
在焉因合禱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
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
不覺曠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

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爲卿面作計其
後二人俱不介意

郝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餉米千斛
修書累紙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損
米愈覺有待之爲煩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謝太傅赴
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旣當遠別
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

南輒引以它端雖信宿中塗竟不言
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
曰謝奉故是奇士

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
戴見但與論琴書戴既無吝色而談
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

謝公與人圍碁俄而謝玄淮上信至
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

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舉止
不異於常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
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子敬神色恬
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世
以此定二王神宇

符堅遊魂近境謝太傅謂子敬曰可
將當軸了其此處

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僧彌舉酒勸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壽張謝徐撫掌而笑曰衛軍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

王東亭爲桓宣武主簿旣承藉有美譽公甚欲其人地爲一府之望初見

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卽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重咸云是公輔器也○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杯屬星云長星勸爾一杯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殷荊州有所識作賦是東哲慢戲之
流殷甚以爲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
甚可觀便於手巾函中出之王讀殷
笑之不自勝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
好惡但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悵然自
失

羊綏第二子孚少有儁才與謝益壽
相好嘗蚤往謝許未食俄而王齊王
睹來旣先不相識王向席有不說色
欲使羊去羊了不眴唯脚委几上詠
矚自若謝與王叙寒溫數語畢還與
羊談賞王方悟其奇乃合共語須臾
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屬羊不暇羊
不大應對之而盛進食食畢便退遂
苦相留羊義不住直云向者不得從
命中國尚虛二王是孝伯兩弟

識鑒第七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姦賊恨吾老矣不見君富貴以子孫相累

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爲治若乘邊守險足爲一

方之主

何晏鄧颺夏侯玄竝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傑士虚心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傳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

人何晏鄧颺有爲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籥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爾遠之猶恐罹禍况可親之邪後皆如其言。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塲帝欲偃武修文親自臨幸悉召羣臣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意遂

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後諸王驕汰輕邁禍難於是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王夷甫亦歎云公闇與道合

王夷甫父又爲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夷甫在京師命駕見

僕射羊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角姿
才秀異敘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
之既退看之不輟乃歎曰生兒不當
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
子也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
露但豺聲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為
人所食

石勒不知書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
勸立六國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
法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諫
迺曰賴有此耳

衛玠年五歲神矜可愛祖太保曰此
兒有異顧吾老不見其大耳

劉越石云華彥夏識能不足疆果有
餘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爲見機

諸葛道明初過江左自名道明名亞王庾之下先爲臨沂令丞相謂曰明府當爲黑頭公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其量終當死塢壁間

王大將軍始下楊朗苦諫不從遂爲王致力乘中鳴雲露車逕前曰聽下官鼓音一進而捷王先把其手曰事克當相用爲荊州旣而忘之以爲南郡王敗後明帝收朗欲殺之帝尋崩得免後兼三公署數十人爲官屬此

諸人當時竝無名後皆被知遇于時稱其知人。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度江託足無所爾家有相爾等竝羅列吾前復何憂周嵩起長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爲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容於世唯阿

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

王大將軍旣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爲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爲荊州王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迺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厄必興愍惻荊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

舒果沈含父子于江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爲恨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鑒罷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今在此不庾云試自求之褚眄睐良久指嘉曰此君小異得無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時旣歎褚之默識又欣嘉之見賞

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

王仲祖謝仁祖劉真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州殊有確然之志旣反王謝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深爲憂歎劉曰卿諸人真憂淵源不起邪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爲代朝廷慮其不從命未知所遣乃共議用相溫劉尹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復制

相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旣久承藉累葉且形據上流三峽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蜀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爲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旣與人同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郗超與謝玄不善符堅將問晉鼎旣已狼噬梁岐又虎視淮陰矣于時朝議遣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相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勲元功旣

舉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北征後。巷議疑其不振。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戰。玄聞之甚忿。常於衆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親故。發不得復云爲名。

褚期生少時。謝公甚知之。恒云。褚期

生若不佳者。僕不復相士。

郝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竝總髮。超觀之良久。謂瑗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兄。卽傅亮兄弟也。

王恭隨父在會稽。王大自都來拜墓。恭暫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餘日。方還。父問恭何故多日。對曰。與阿

大語蟬連不得歸。因語之曰：恐阿大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

車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馬無忌之難置郡于鄴陰是時胤十餘歲胡之每出嘗於籬中見而異焉謂胤父曰此兒當致高名後遊集恒命之胤長又爲相宣武所知清通於多士之世官至選曹尚書

王忱死西鎮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殷仲堪在門下雖居機要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嶽相許晉孝武欲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爲荊州事定詔未出王珣問殷曰陝西何故未有處分殷曰已有人王歷問公卿咸云非王自計才地必應在已復問非我邪殷曰亦似非其夜詔出用殷王語所親曰

豈有黃門郎而受如此任。仲堪此舉。迺是國之亡徵。

賞譽第八上

陳仲舉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譬諸寶劍。則世之干將。

世目李元禮。謾謾如勁松下風。

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見許子政弱冠之時。歎曰。

若許子政者。有幹國之器。正色忠蹇。則陳仲舉之匹。伐惡退不肖。范孟博之風。

公孫度目酈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綱所能羅也。

鍾士季目王安豐。阿戎。了解人意。謂裴公之談經。日不竭。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

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裴。

玉濬冲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鍾曰向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滯才。

諺曰後來領袖有裴秀。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

中不修敬而人自敬。一日如入宗廟。琅琅但見禮樂器。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覩矛戟。見傅蘭碩江膺靡所不有。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羊公還洛郭奕為野王令。羊至界遣人要之。郭便自往。既見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太業。復往。羊許小悉。還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羊既去郭。

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復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顏子。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歛其寶。莫知名其器。

羊長和父繇與太傅祐同堂相善。仕至車騎掾。蚤卒。長和兄弟五人。幼孤。祐來哭。見長和哀容。舉止宛若成人。廼歎曰：從兄不亡矣。

山公舉阮咸爲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也。

王戎目阮文業清倫。有鑒識。漢元以來。未有此人。

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尚約。楷清通。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

自然是風塵外物。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脫時過，止寒溫而已。後聊試問近事，答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極惋愕，仍與語，轉造精微。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留共語。彌日累夜。濟雖雋爽，自視缺

然。乃喟然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少能騎者。濟聊問叔好騎，乘不曰亦好。爾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縈。名騎無以過之。濟益歎其難測，非復一事。既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且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

曰濟以上人。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既而得叔。後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癡。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於是顯名。年二十八始宦。

裴僕射時人謂爲言談之林藪。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

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雋乂。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

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
裴徊。懸鼓之待槌。凡此諸君。以洪筆
為鉏耒。以紙札為良田。以玄默為稼
穡。以義理為豐年。以談論為英華。以
忠恕為珍寶。著文章為錦繡。蘊五經
為繒帛。坐謙虛為席薦。張義讓為帷
幙。行仁義為室宇。修道德為廣宅。
人問于夷甫。山巨源義理何如是。誰

輩王曰。此人初不肯以談自居。然不
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旨合。
洛中雅雅有三嘏。劉粹字純嘏。宏字
終嘏。漢字冲嘏。是親兄弟。王安豐甥
。並是王安豐女壻。宏真長祖也。洛中
錚錚。馮惠卿名蓀。是播子。蓀與邢喬
俱。司徒李胤外孫。及胤子順。並知名。
時稱馮才清。李才明。純粹邢。

衛伯玉爲尚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竒之曰自昔諸人沒已來常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霧覩青天王太尉曰見裴令公精明朗然籠蓋人上非凡識也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或云王戎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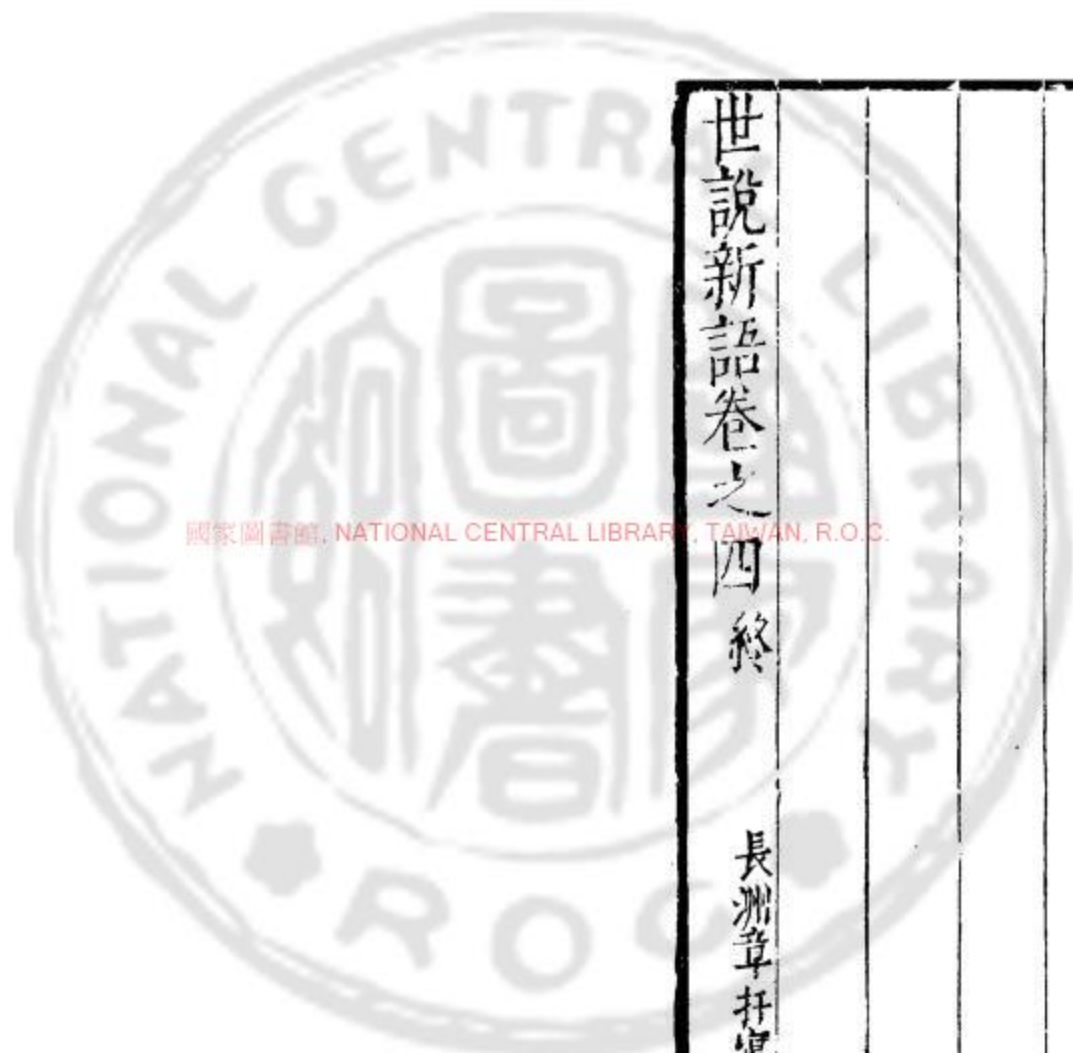
王夷甫自歎我與樂令談未嘗不覺我言爲煩

郭子玄有儁才能言老莊庾敳嘗稱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太尉答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

世說新語卷之四終

長洲章扞寫刻



世說新語左

賞譽
品藻
規箴



世說新語卷之五

宋 劉義慶 撰

賞譽第八下

林下諸賢各有雋才。子籍子渾器量
弘曠。康子紹清遠雅正。濤子簡疎通
高素。咸子瞻虛夷有遠志。瞻弟孚爽
朗多所遺。秀子純悌竝令淑有清流。
戎子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唯



伶子無聞。凡此諸子。唯瞻為冠。紹簡亦見重當世。

庾子躬有廢疾。甚知名家。在城西。號曰城西公府。

王夷甫語樂令名士無多人。故當容平子知。

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司馬太傅府多名士。一時儁異。庾文康云。見子嵩在其中。常自神王。

太傅東海王鎮許昌。以王安期為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閒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或曰。王趙鄧三參軍人倫之表。汝其

師之謂安期鄧伯道趙穆也袁宏作
名士傳直云王叅軍或云趙家先猶
有此本

庾太尉少爲王眉子所知庾過江歎
王曰庇其宇下使人忘寒暑

謝幼輿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簡暘嵇
延祖弘雅劭長董仲道卓犖有致度
○王公目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

○庾太尉在洛下問訊中郎中郎留
之云諸人當來尋溫元甫劉王喬裴
叔則俱至酬酢終日庾公猶憶劉裴
之才儔元甫之清中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叅佐廨
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
頭士龍爲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
餘聲作鍾聲言多忼慨

王長史是庾子躬外孫。丞相目子躬云。入理泓然。我已上人。

庾太尉目庾中郎家。從談談之許。

庾公目中郎神氣融散。差如得上。

劉琨稱祖車騎為朗。詣曰。少為王敦所歎。

時人目庾中郎善於託大。長於自藏。○王平子邁世有儁才。少所推服。每

聞衛玠言。輒歎息絕倒。

王大將軍與元皇表云。舒風槩簡。正允作雅人。自多於邃。最是臣少所知。拔中間夷甫澄。見語卿知處。明茂弘茂弘。已有令名。真副卿清論。處明親疎無知之者。吾常以卿言為意。殊未有得恐已悔之。臣慨然曰。君以此試頃來始。乃有稱之者。言常人正自患

知之使過不知使負實

周侯於荊州敗績還未得用王丞相與人書曰雅流弘器何可得遺

時人欲題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以問周侯周侯曰可謂卓朗桓公曰精神淵箸

王大將軍稱其兒云其神候似欲可○下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間屋

王敦為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于時謝鯤為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

胡毋彥國吐佳言如屑後進領袖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

巖巖下望之之峯距。

大將軍語右軍。汝是我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

世目周侯巖如斷山。

王丞相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日有客。公頭鬢未理。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與士少語。遂使人忌疲。

王大將軍與丞相書。稱楊朗曰。世彥識器。理致才隱。明斷既爲國器。且是楊侯淮之子。位望殊爲陵遲。卿亦足與之處。

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曰。來來。此是君坐。

丞相治揚州廨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爲次道治此。爾何少爲。王公所重。故

屢發此歎。

王丞相拜司徒而歎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

王藍田爲人晚成。時人乃謂之癡。王丞相以其東海子，辟爲掾。常集聚，王公每發言，衆人競贊之。述於末坐，曰：主非堯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歎賞。

世目楊朗沈審經斷。蔡司徒云：若使中朝不亂，楊氏作公，方未已。謝公云：朗是大才。

劉萬安卽道真從子。庾公所謂灼然玉舉。又云：千人亦見，百人亦見。

庾公爲護軍，屬相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相後遇見徐寧而知之，遂致於庾公。曰：人所應有，其不必有人所應。

無已不必無。真海岱清士。

相茂倫云。褚季野皮裏陽秋。謂其裁中也。

何次道嘗送東人瞻望。見賈寧在後輪中曰。此人不死。終爲諸侯上客。

杜弘治墓。朋哀容不稱。庾公顧謂諸客曰。弘治至羸。不可以致哀。又曰。弘治哭不可哀。

世稱庾文康爲豐年玉。穉恭爲荒年穀。庾家論云。是文康稱恭爲荒年穀。庾長仁爲豐年玉。

世目杜弘治標鮮。季野穆少。

有人目杜弘治標鮮。清令盛德之風。可樂詠也。

庾公云。逸少國舉。故庾倪爲碑文云。拔萃國舉。

庾穉恭與栢溫書稱劉道生日夕在
事大小殊快義懷通樂既佳且足作
友正實良器推此與君同濟艱不也者
○王藍田拜楊州主簿請諱教云亡
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
出於外餘無所諱

蕭中郎孫丞公婦父劉尹在撫軍坐
時擬爲太常劉尹云蕭祖周不知便

可作三公不自此以還無所不堪

謝太傅未冠始出西詣王長史清言
良久去後荀子問曰向客何如尊長
史曰向客疊疊爲來逼人

王右軍語劉尹故當共推安石劉尹
曰若安石東山志立當與天下共推
之

謝公稱藍田掇皮皆真

相溫行經王敦墓邊過望之云可兒
可兒

殷中軍道王右軍云逸少清貴人吾
於之甚至一時無所後

王仲祖稱殷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
亦勝人

王司州與殷中軍語歎云已之府奧
蚤已傾寫而見殷陳勢浩汗衆源未

可得測

王長史謂林公真長可謂金玉滿堂
林公曰金玉滿堂復何爲簡選王曰
非爲簡選直致言處自寡耳

王長史道江道羣人可應有乃不必
有人可應無已必無

會稽孔沉魏顛虞球虞存謝奉並是
四族之儔于時之桀孫興公目之曰

沉為孔家金。顛為魏家玉。虞為長琳。宗謝為弘道伏。

王仲祖。劉真長。造殷中軍。談談竟俱載去。劉謂王曰。淵源真可。王曰。卿故墮其雲霧中。

劉尹每稱王長史云。性至通而自然有節。

王右軍道謝萬石在林澤中為自適。

上。歎林公器朗神儁。道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沒世不復見。如此人道。劉真長標雲柯而不扶疎。

簡文目庾赤玉省率治除。謝仁祖云。庾赤玉胷中無宿物。

殷中軍道韓太常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羣器。及其發言遣辭。往往有情致。

簡文道王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真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

林公謂王右軍云長史作數百語無非德音如恨不苦王曰長史自不欲苦物。

殷中軍與人書道謝萬文理轉道成殊不易。

王長史云江思俊思懷所通不翅儒域。

許玄度送母始出都人問劉尹玄度定稱所聞不劉曰才情過於所聞。

阮光祿云王家有三年少右軍安期長豫。

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

王長史歎林公尋微之功不減輔嗣。
○殷淵源在墓所幾十年于時朝野
以擬管葛起不起。以上江左興亡
殷中軍道右軍清鑒貴要。

謝太傅為相公司馬。栢詣謝值謝梳
頭處取衣幘栢公云何煩此因下共
語至暝既去謂左右曰頗曾見如此
人不。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
田曹中郎趙悅子悅子以告宣武宣
武云且為用半趙俄而悉用之曰昔
安石在東山搢紳敦逼恐不豫人事
況今自鄉選反違之邪。

相宣武表云謝尚神懷挺率少致民
譽。

世目謝尚為令達阮遙集云清暘似

達或云尚自然令上

相大司馬病謝公往省病從東門入
相公遙望嘆曰吾門中久不見如此
人。

簡文目敬豫爲朗豫

孫興公爲庾公參軍共遊白石山衛
君長在坐孫曰此子神情都不關山
水而能作文庾公曰衛風韻雖不及

卿諸人傾倒處亦不近孫遂沐浴此
言。

王右軍目陳玄伯壘塊有正骨

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

王劉聽林公講王語劉曰向高坐者
故是凶物復更聽王又曰自是鉢鈺
後王何人也

許玄度言琴賦所謂非至精者不能

與之析理。劉尹其人。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簡文其人。

魏隱兄弟少有學義。總角詣謝奉。奉與語大說之。曰。大宗雖衰。魏氏已復有人。

簡文云。淵源語不超詣。簡至。然經綸思尋處。故有局陳。

初法汰北來。未知名。王領軍供養之。

每與周旋。行來往。名勝許。輒與俱。不得汰。便停車不行。因此名遂重。

王長史與大司馬書。道淵源識致安處。足副時談。

謝公云。劉尹語審細。

桓公語嘉賓。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

簡文語嘉賓劉尹語末後亦小異。回復其言亦乃無過。

孫興公許玄度共在白樓亭共商略先往名達林公既非所關聽訖云二賢故自有才情。

王右軍道東陽我家阿林章清太出。○王長史與劉尹書道淵源觸事長易。

謝中郎云王修載樂託之性。出自門風。

林公云王敬仁是超悟人。

劉尹先推謝鎮西。謝後雅重劉。曰昔嘗北面。

謝太傅稱王修齡曰司州可與林澤遊。

諺曰揚州獨步王文度。後來出人郗。

嘉賓

人問王長史江鄰兄弟羣從王答曰諸江皆復足自生活

謝太傅道安北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復使人思

謝公云司州造勝遍決

釀。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

謝太傅語真長阿齡於此事故欲太厲劉曰亦名士之高操者

王子猷說世目士少為朗我家亦以為徹朗

謝公云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

新。○謝鎮西道敬仁文學鏃鏃無能不言

劉尹道江道羣不能言而能不言

林公云見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終日忘疲。

世稱荀子秀出阿興清和。

簡文云劉尹茗柯有實理。

謝胡兒作著作郎嘗作王堪傳不諳堪是何似人咨謝公謝公答曰世胄亦被遇堪烈之子阮千里姨兄弟潘安仁中外安仁詩所謂子親伊姑我

父唯舅是許允壻。

謝太傅重鄧僕射常言天地無知使伯道無兒。

謝公與王右軍書曰敬和棲託好佳。○吳四姓舊目云張文朱武陸忠顧厚。

謝公語王孝伯君家藍田舉體無常人事。

許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
作曲室中語。襟情之詠。偏是許之所
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雖契素。
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郗共義。手語
達于將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
多有許。

殷允出西郗。超與袁虎書云。子思求
良朋。託好足下。勿以開美求之。世目
袁爲開美。故子敬詩曰。袁生開美度。
○謝車騎問謝公。真長性至峭。何足
乃重答曰。是不見耳。阿見子敬。尚使
人不能已。

謝公領中書監。王東亭有事。應同上
省。王後至坐促。王謝雖不通。太傅猶
歛郗容之。王神意閒曠。謝公傾目。還
謂劉夫人曰。向見阿瓜。故自未易有。

雖不相關。正是使人不能已已。

王子敬語謝公公。故蕭灑。謝曰。身不蕭灑。君道身最得。身正自調。嗚。

謝車騎初見王文度。曰。見文度。雖蕭灑相遇。其復情。情竟夕。

范豫章謂王荊州。卿風流雋望。真後來之秀。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子敬與子猷書。道兄伯蕭索寡會。遇

酒則醉。嗚。忘反。乃自可矜。

張天錫。世雄涼州。以力弱。詣京師。雖遠方殊類。亦邊人之桀也。聞皇京多才。欽羨彌至。猶在渚住。司馬著作往詣之。言容鄙陋。無可觀聽。天錫心甚悔來。以遐外可以自固。王彌有雋才美譽。當時聞而造焉。既至。天錫見其風神清令。言語如流。陳說古今。無不

貫悉又諳人物氏族中來皆有證據
天錫訝服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悅
之間。遂致疑隙。然每至興會。故有相
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時清
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
自濯濯。

司馬太傅爲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

上阿大羅羅。清疎。

王恭有清辭簡旨。能叙說而讀書少。
頗有重出。有人道孝伯常有新意。不
覺爲煩。

殷仲堪喪後。桓玄問仲文。卿家仲堪
定是何似人。仲文曰。雖不能休明。一
世足以映徹九泉。

品藻第九

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先後。蔡伯喈評之曰。陳仲舉。彊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上難。攝下易。仲舉遂在三君之下。元禮居八俊之上。

龐士元至吳。吳人竝友之。見陸績。顧劭。全琮。而爲之目。曰。陸子所謂駑馬。有逸足之用。顧子所謂駑牛。可以負

重致遠。或問如所目。陸爲勝邪。曰。駑馬雖精速。能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百里。所致豈一人哉。吳人無以難全子好聲名。似汝南樊子昭。

顧劭嘗與龐士元宿語。問曰。聞子名知人。吾與足下孰愈。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論玉霸之餘策。覽倚仗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劭亦

安其言。

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竝有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量。

司馬文王問武陔陳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博暘。能以天下聲教爲已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

事過之。

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寔。荀靖方陳謚。荀爽方陳紀。荀彧方陳羣。荀顛方陳泰。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綏。裴綽方王澄。裴瓚方王敦。裴遐方王道。裴頤方王戎。裴邈方王玄。

冀州刺史楊准二子喬與髦俱總角
爲成器。准與裴頠樂廣友善。遣見之。
頠性弘方。愛喬之。有高韻。謂准曰。喬
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
有神檢。謂准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
出。淮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
優劣。論者評之。以爲喬雖高韻而檢
不匝。樂言爲得。然竝爲後出之雋。

劉令言始入洛。見諸名士。而歎曰。王
夷甫太解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
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
拙於用長。

王夷甫云。閭丘沖優於滿奮。郝隆。此
三人並是高才。沖最先達。
王夷甫以王東海比樂令。故王中郎
作碑云。當時標榜。爲樂廣之儷。

庾中郎與王平子鴈行

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輒扇障面不得住後度江左不能復爾王歎曰不知我進伯仁退

會稽虞駿元皇時與桓宣武同俠其人有才理勝望王丞相嘗謂駿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駿未達而

喪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郝鑿周曰鑿方臣如有功夫復問郝郝曰周顛比臣有國士門風

王大將軍下庾公問聞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毋彥國阿平故當最劣庾曰似未肯劣庾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

人又問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論
左右躡公公乃止

人問丞相周侯何如和嶠答曰長輿
嗟欒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
端委廟堂使百官準則臣不如亮一
丘一壑自謂過之

王丞相二弟不過江曰賴曰敝時論

以賴比鄧伯道敝比溫忠武議郎祭
酒者也

明帝問周侯論者以卿比郝鑒云何
周曰陛下不須牽顛比

王丞相云頃下論以我比安期千里
亦推此二人唯共推太尉此君特秀

○宋禕曾爲王大將軍妾後屬謝鎮
西鎮西問禕我何如王答曰王比使

君田舍貴人耳。鎮西妖冶故也。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庾元規。對曰。蕭條方外。亮不如臣。從容廊廟。臣不如亮。

王丞相辟王藍田為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王曰。真獨簡貴。不減父祖。然曠澹處。故當不如爾。

下望之云。郗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

上好下佞。已一反。治身清貞。大修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

世論溫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溫常失色。

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恒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唯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何次道為宰相。人有譏其信任不

得其人阮思曠慨然曰次道自不至此。但布衣超居宰相之位。可恨唯此一條而已。

王右軍少時丞相云逸少何緣復減萬安邪。

郝司空家有僮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

耳。北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雋傷其道。

時人共論晉武帝出齊王之與立惠

帝其失孰多多謂立惠帝爲重。相溫曰不然。使子繼父業。弟承家祀。有何不可。

人問殷淵源。當世王公以卿比裴叔道云何。殷曰。故當以識通暗處。

撫軍問殷。浩卿定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當勝耳。

相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相問

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祖何如。曰。溫潤恬和。相溫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達。阮思曠何如。曰。弘潤通長。袁羊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遠何如。曰。遠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曰。下官才能。

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宜。籠
罩當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時復
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
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
相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
語奇進。爾邪。劉曰。極進。然故是第二
流中人耳。相曰。第一流。復是誰。劉曰。
正是我輩耳。

殷侯既廢。相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
源共騎竹馬。我棄去。已輒取之。故當
出我下。

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答曰。不能
勝人。差可獻酬羣心。

簡文云。謝安南清令。不如其弟學義。
不及孔巖。居然自勝。

未廢海西公時。王元琳問相元子箕

子比干迹異心同。不審明公孰是孰非。曰仁稱不異。寧爲管仲。

劉丹陽王長史在瓦官寺集。相護軍亦在坐。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問杜弘治何如。衛虎相答曰。弘治膚清。衛虎奕奕神令。王劉善其言。

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

劉尹王長史同坐。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奴今日不復減向子期。相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仲文孔思未對。反問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處故乃勝也。

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遏胡兒並在坐。公問李弘度曰。卿家平陽何如。樂令於是李潛然流涕曰。趙王篡逆。樂令

親授璽綬。亡伯雅正。耻處亂朝。遂至仰藥。恐難以相比。此自顯於事實。非私親之言。謝公語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

王修齡問王長史。我家臨川。何如卿家宛陵。長史未答。修齡曰。臨川譽貴。長史曰。宛陵未為不貴。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荀子年十

三。倚牀邊聽。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

謝萬壽春敗後。簡文問郝超。萬自可敗。那得乃爾。失士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區別智勇。

劉尹謂謝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門人加親。謂許玄度曰。自吾有由。惡言不

及於耳。二人皆受而不恨。

世目殷中軍思緯淹通比羊叔子。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相公。相公停欲言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王中郎嘗問劉長沙曰。我何如荀子。劉答曰。卿才乃當不勝荀子。然會名處多。王笑曰。癡。

支道林問孫興公。君何如許掾。孫曰。高情遠致。弟子蚤已服膺。一吟一詠。許將北面。

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答。王因曰。安石故相為雄。阿萬當裂眼爭邪。

劉尹云。人言江鄰田舍。江乃自出宅屯。

謝公云金谷中蘓紹最勝。紹是石崇
姊夫。蘇則孫愉子也。

劉尹目庾中郎。雖言不惜。惜似首寔。
兀差可以擬道。

孫承公云。謝公清於無奕。潤於林道。
○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
故當攀安提薊。
孫興公許玄度。皆一時名流。或重許

高情。則鄙孫穢行。或愛孫才藻。而無
取於許。

郝嘉賓道謝公造郝。雖不深徹。而纏
綿綸至。又曰。右軍請嘉賓。嘉賓聞之。
云不得稱。請政得謂之朋耳。謝公以
嘉賓言為得。

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
疆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

○王僧恩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
汝兄自不如伊

簡文問孫興公袁羊何似答曰不知
者不負其才知之者無取其體

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
立

郁嘉賓問謝太傅曰林公談何如嵇
公謝云嵇公勤著脚裁可得去耳又

問殷何如支謝曰正爾有超拔支乃
過殷然豐壘論辯恐口欲制支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
人。慄慄恒如有生氣。曹蜎李志雖見
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
結繩而治。但恐狐狸獠貉噉盡。

衛君長是蕭祖周婦兄。謝公問孫僧
奴。君家道衛君長云何。孫曰云是世

業人。謝曰：殊不爾，衛自是理義人。于時以比殷洪遠。

王子敬問謝公：林公何如？庾公謝殊不受。答曰：先輩初無論，庾公自足。沒林公。

謝暹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云：先輩初不臧貶七賢。

有人以王中郎比車騎，車騎聞之曰：

伊窟窟成就。

謝太傅謂王孝伯、劉尹亦奇，自知然不言勝長史。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子敬寒溫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推此知之。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客
曰固當不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
曰外人那得知。

王孝伯問謝太傅林公何如長史太
傅曰長史韶興問何如劉尹謝口噫
劉尹秀王曰若如公言並不如此二
人邪謝云身意正爾也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

曰阿敬近撮王劉之標

謝公語孝伯君祖比劉尹故爲得逮
孝伯云劉尹非不能逮直不逮

袁彥伯爲吏部郎子敬與郝嘉賓書
曰彥伯已入殊足頓興往之氣故知
捶撻自難爲人冀小郤當復差耳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
贊子敬賞并丹高潔子猷云未若長

卿慢世。

有人問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作詩云。荆門晝掩。閒庭晏然。○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誠復鈔撮清悟。嘉賓故自上。○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世論以

我家領軍比誰。武岡曰。世以比王北中郎。東亭轉臥向壁。歎曰。人固不可以無年。

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融。王孝伯問謝公。林公何如。右軍。謝曰。右軍勝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徹。

相玄為太傅大會。朝臣畢集。坐裁竟。

問王楨之曰我何如卿第七叔于時
賓客爲之咽氣王徐徐答曰亡叔是
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懽然
○栢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
劉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賢舅
子敬答曰檀梨橘柚各有其美

舊以栢謙比殷仲文栢玄時仲文入
栢於庭中望見之謂同坐曰我家中

軍那得及此也

規箴第十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
乳母求救東方朔朔曰此非脣舌所
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
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既至
朔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帝豈復憶
汝乳哺時恩邪帝雖才雄心忍亦深

有情戀乃悽然愍之。卽敕免罪。

京房與漢元帝共論。因問帝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邪。曰。亡國之君。各賢其臣。豈知不忠而任之。房稽首曰。將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也。

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哀慟。軀體骨立。

其母愍之。竊以錦被蒙上。郭林宗弔而見之。謂曰。卿海內之雋才。四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錦也。食夫稻也。於汝安乎。吾不取也。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絕百所日。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止諫。此爲小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爲小物。耿介過人。朕所以好之。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何晏鄧颺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輅稱引古義。深以戒之。颺曰。此老生之常談。晏曰。知幾其神。

乎。古人以爲難。交疎吐誠。今人以爲難。今君一而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晉武帝旣不悟太子之愚。必有傳後意。諸名臣亦多獻直言。帝嘗在陵雲臺上坐。衛瓘在側。欲申其懷。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雖悟。因笑曰。公醉邪。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才拙而性剛聚歛無厭干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猶漢之樓護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爲之損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

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闔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

王平子年十四五見王夷甫妻郭氏貪欲令婢路上僮糞平子諫之並言不可郭大怒謂平子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急捉衣裾將與杖平子饒力爭得脫踰窓而走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諫。帝許之。命酌酒一酣。從是遂斷。

謝鯤爲豫章太守。從大將軍下至石頭。敦謂鯤曰。余不得復爲盛德之事矣。鯤曰。何爲其然。但使自今已後。日亡日去耳。敦又稱疾不朝。鯤諭敦曰。近者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四

海之內。實懷未達。若能朝天子。使羣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仗民望以從衆懷。盡沖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勳侔一匡。名垂千載。時人以爲名言。○元皇帝時。廷尉張闔在小市居私作都門。蚤閉晚開。羣小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遂至槓登聞鼓。猶不被判。聞賀司空出。至破岡。連名請賀訴。賀

曰身被徵作禮官不關此事羣小叩
頭曰若府君復不見治便無所訴賀
未語令且去見張廷尉當爲及之張
聞卽毀門自至方山迎賀賀出見辭
之曰此不必見關但與君門情相爲
惜之張愧謝曰小人有如此始不卽
知蚤已毀壞。

郗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其

矜之後朝覲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
每見必欲苦相規誡王公知其意每
引作它言臨還鎮故命駕詣丞相丞
相翹須厲色上坐便言方當乖別必
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流王
公攝其次曰後而末期亦欲盡所懷
願公勿復談郗遂大曠水衿而出不
得一言。

王丞相爲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爲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言。王問顧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爲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

蘇峻東征。沈充請吏部郎陸邁與俱。

將至吳。密敕左右。令入閭門放火。以示威。陸知其意。謂峻曰。吳治平未久。必將有亂。若爲亂階。請從我家始。峻遂止。

陸玩拜司空。有人請之。索美酒。得便自起。瀉箸梁柱間地。祝曰。當今乏才。以爾爲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敢卿良箴。

小庾在荊州公朝大會問諸僚佐曰
我欲爲漢高魏武何如一坐莫答長
史江彪曰願明公爲栢文之事不願
作漢高魏武也

羅君章爲栢宣武從事謝鎮西作江
夏往檢校之羅旣至初不問郡事徑
就謝數日飲酒而還栢公問有何事
君章云不審公謂謝尚何似人栢公

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云豈有勝
公人而行非者故一無所問栢公竒
其意而不責也

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並善二人
亡後右軍爲論議更克孔巖誠之曰
明府昔與王許周旋有情及逝沒之
後無慎終之好民所不取右軍甚愧
○謝中郎在壽春敗臨奔走猶求玉

帖。燈。太。傅。在。軍。前。後。初。無。損。益。之。言。
爾。日。猶。云。當。今。豈。須。煩。此。

王大語東亭卿乃復論成不惡那得
與僧彌戲

殷覬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荊州興
晉陽之甲往與覬別涕零屬以消息
所患覬答曰我病自當差正憂汝患
耳。

遠公在廬山中雖老講論不輟弟子
中或有墮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
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
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
徒皆肅然增敬

相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
十里中旌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
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整磨

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相道恭。玄之族也。時爲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繩。箸腰中。玄問此何爲。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玄自此小差。

王緒王國寶相爲唇齒。並上下權要。王大不平。其如此。乃謂緒曰。汝爲此歟。曾不慮獄吏之爲貴乎。

相玄欲以謝太傅宅爲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慙而止。



世說新語卷之五終

卷之五

終

世說新語

右

捷悟 風悟 豪爽 容止 自新

企義 傷逝 樓遠 賢媛 術解



世說新語卷之六

宋 劉義慶 撰

捷悟第十一

楊德祖爲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
構椽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
字便去楊見卽令壞之旣竟曰門中
活闊字王正嬾門大也

人餉魏武一椀酪魏武噉少許蓋頭



上題合字以示衆衆莫能解次至楊脩脩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壻曰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

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壻曰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

魏武征袁本初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衆云竝不堪用正令燒除太祖思所以用之謂可爲竹柅楯。

而未顯其言。馳使問主簿楊德祖。應聲答之。與帝心同。衆服其辯悟。

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溫嶠爲丹陽尹。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怒。瞋目左右。莫不悚懼。召諸公來。嶠至不謝。但求酒炙。王導。馭史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在顏。遂使溫嶠不容。得謝。嶠於是下謝。帝廼釋然。諸

公共歎王機悟名言

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郗於事機素暗。遣牋詣桓。方欲共獎王室。脩復園陵。世子嘉賓。出行於道。上聞信至。急取牋視。竟寸寸毀裂。便回還。更作牋。自陳老病不堪。人間欲乞閑地。自養。宣武得牋大喜。卽詔轉公督五郡。會稽太守。

王東亭作宣武主簿嘗春月與石頭兄弟乘馬出郊時彥同遊者連鑣俱進唯東亭一人常在前覺數十步諸人莫之解石頭等既疲倦俄而乘輿回諸人皆似從官唯東亭奕奕在前其悟捷如此。

夙惠第十二

賓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

炊客與太丘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箸單飯落釜中太丘問炊何不饜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箸單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仿佛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竒愛之因

晏在宮內欲以爲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卽遣還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鄴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潛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

帝異之明日集羣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孫年並七歲在牀邊戲于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暝於燈下二兒共叙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

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復生此寶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
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
謂康伯曰且箸襦尋作復幘兒云已
足不須復幘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
熨斗中而柄熱今旣箸襦下亦當煖
故不須耳母甚異之知爲國器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箸復

衣但箸單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
謝公諫曰聖體宜令有常陛下晝過
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晝動
夜靜謝公出嘆曰上理不減先帝
栢宣武薨栢南郡年五歲服始除栢
車騎與送故文武別因指語南郡此
皆汝家故吏佐玄應聲慟哭酸感傍
人車騎每自目已坐曰靈寶成人當

以此坐還之。鞠愛過於所生。

豪爽第十三

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喚時賢共言伎藝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與之於坐振袖而起楊槌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

王處仲世許高尚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爲之敝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者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嘆焉。

王大將軍眉目高朗踈率學通左氏○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

打唾壺壺口盡缺。

晉明帝欲起池臺。元帝不許。帝時爲太子。好養武士。一夕中作池。比曉便成。今太子西池是也。

王大將軍始欲下都處。分樹置先遣。叅軍告朝廷。諷旨時賢。祖車騎尚未鎮壽春。曠目厲聲語。使人曰。卿語阿黑。何敢不遜。催攝回去。須臾不爾。我

將三千兵。掣腳令上王聞之而止。庾穉恭既常有中原之志。文康時權重。未在此。及季堅作相。忌兵畏禍。與穉恭歷同異者久之。乃果行。傾荆漢之力。窮舟車之勢。師次于襄陽。大會叅佐。陳其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

相宣武平蜀集叅僚置酒於李勢殿
巴蜀搢紳莫不來萃相既素有雅情
爽氣加爾日音調英發叙古今成敗
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歎賞
既散諸人追味餘言于時尋陽周馥
曰恨卿輩不見王大將軍
相公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
曰誰能作此溪刻自處

相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小字鎮惡
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隸已呼爲鎮
惡郎嘗住宣武齋頭從征枋頭車騎
沖沒陳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謂曰汝
叔落賊汝知不石虔聞之氣甚奮命
朱辟爲副策馬於數萬衆中莫有抗
者徑致沖還三軍歎服河朔後以其
名斷瘡

陳林道在西岸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會陳理既佳人欲共言折陳以如意挂頰望雞籠山歎曰孫伯符志業不遂於是竟坐不得談

王司州在謝公坐詠入不言今出不辭乘回風兮戴雲旗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無人

桓玄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

叛玄時事形已濟在平乘上笳鼓並作直高詠云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

容止第十四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閒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

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麩，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積唐如玉山之將崩。

稽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

之。左太冲絕醜。亦復效岳遨遊。於是羣姬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

裴令公有雋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臥。聞王

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

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答曰。君未見其父耳。

裴令公有雋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爲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頰而悠悠。忽

忽土木形骸。

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雋爽有風姿。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有人詣王大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季胤平子。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暢。若不堪羅綺。

王大將軍稱太尉。處衆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

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積然自放。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殺衛玠。

周伯仁道桓茂倫。嶮崎歷落。可笑人。

或云謝幼輿言

周侯說王長史父形貌既偉雅懷有
槩保而用之可作諸許物也

祖士少見衛君長云此人有旄仗下
形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温忠武與庾文
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肅祖顧命不
見及且蘇峻作亂釁由諸庾誅其兄

弟不足以謝天下于時庾在温船後
聞之憂怖無計別日温勸庾見陶庾
猶豫未能往温曰溪狗我所悉卿但
見之必無憂也庾風姿神貌陶一見
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頓至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
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
始適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是庾

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謔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續。右軍答曰。唯丘壑獨存。○王敬豫有美形。問訊王公。王公撫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稱。又云。敬豫事

事似王公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蔡公曰。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

劉尹道桓公鬢如反猬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司馬宣王一流人。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

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

林公道王長史歛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王長史嘗病親疎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啓之曰一異人在門不敢不啓王笑曰此必林公。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祖企腳北窓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

王長史爲中書郎往敬和許爾時積雪長史從門外下車步入尚書著公服敬和遙望歎曰此不復似世中人。○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桓語王卿嘗欲見相

王可住帳裏二客既去桓謂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湛若神君公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沒○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睐便自有寢處山澤閒儀

謝公云見林公雙眼黯黯明黑孫興公見林公稜稜露其爽

庾長仁與諸弟入吳欲住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滿屋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還匿

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自新第十五

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爲鄉里所患又義與水中有蛟山中有遛跡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爲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卽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

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爲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自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邪處遂改勵終爲忠臣孝子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

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峰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企羨第十六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屨策杖，路邊窺之，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不覺至臺門。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里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

序又以已敵石崇。甚有欣色。

王司州先爲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爲長史。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啓求住。曰：「下官希見盛德淵源。始至猶貪與少日周旋。」

郗嘉賓得人。以已比符堅。太喜。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嘗見王恭乘高輿。被鶴氅裘。于時微雪。昶於籬間

窺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

傷逝第十七

王仲宣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

王濬沖爲尚書令。著公服乘輅車。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

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
來。便爲時所羈。繼今日視此。雖近邈。
若山河。

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
武子。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荆
後來。臨屍慟哭。賓客莫不垂涕。哭畢。
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爲
卿作體似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

使君輩存。令此人死。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
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
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
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爲之慟。

有人哭和長輿曰。峨峨若千丈松崩。
○衛洗馬以永嘉六年喪。謝鯤哭之。
感動路人。咸和中。丞相王公教曰。衛

洗馬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
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

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
置靈牀上。張季膺往哭之。不勝其慟。
遂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顧
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不執
孝子手而出。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

為庾兒婦。既寡。將改適。與亮書及之。
亮答曰。賢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
兒。若在。初沒。

庾文康亡。何錫州臨葬云。埋玉樹箸
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

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塵尾視之。
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劉尹
臨殯。以犀柄塵尾箸柩中。因慟絕。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霄喪風味轉墜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牙生輟弦於鍾子推已外求良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卻後一年支遂殞
郗嘉賓喪左右白郗公郎喪既聞不悲因語左右殯時可道公往臨殯一慟幾絕

戴公見林法師墓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理緜緜不與氣運俱盡耳

王子敬與羊綏善綏清淳簡貴爲中書郎少亡王深相痛悼語東亭云是國家可惜人

王東亭與謝公交惡王在東聞謝喪便出都詣子敬道欲哭謝公子敬始

臥聞其言便驚起曰所望於法護王於是往哭督帥乃約不聽前曰官平生。在時不見此客王亦不與語直前哭甚慟不執末婢手而退。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

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懷楠惟新便自有黍離之哀。○羊孚年三十一卒相玄與羊欣書曰賢從情所信寄暴疾而殞祝予之歎如何可言。

相玄當篡位語下鞠云昔羊子道恒

禁吾此意。今腹心喪羊孚。爪牙失索。元而息息。作此詆突。詎允天心。

棲逸第十八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芻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屹然不

應。復叙有爲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疑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還半嶺。許聞上。嘈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迺向人嘯也。○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山公將去選曹欲舉嵇康康與書告

絕

李廞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居在臨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禮之故辟為府掾廞得牋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假人

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

令仕答曰予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有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君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孔車騎少有嘉道意年四十餘始應安東命未仕宦時常獨寢歌吹自箴誨自稱孔郎遊散名山百姓謂有道術為生立廟今猶有孔郎廟

南陽劉麟之高率善史傳隱於陽岐
于時符堅臨江荊州刺史桓沖將盡
訐謨之益徵為長史遣人船往迎贈
貲甚厚麟之聞命便升舟悉不受所
餉緣道以乞窮乏比至上明亦盡一
見沖因陳無用條然而退居陽岐積
年衣食有無常與村人共值已匱乏
村人亦如之甚厚為鄉閭所安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
共隱于尋陽庾太尉說周以當世之
務周遂仕翟秉志彌固其後周詣翟
翟不與語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
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
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
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

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長川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閒居研講，希心理味。庾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用吐納，風流轉佳，加已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乃興，後不堪，遂出。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而其兄欲建式。

遏之功。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許玄度隱在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耳。許曰：筐篚苞苴，故當輕於天下之寶耳。

范宣未嘗入公門，韓康伯與同載，遂

誘俱入郡。范便於車後趨下。郗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爲辦百萬資，并爲造立居宇。在剡，爲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舊居與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官舍。郗爲傳約，亦辦百萬資，傳隱事差互，故不果遺。」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郗尚書與謝居士善，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都盡。

賢媛第十九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著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爲主，母曰：「不可。自我爲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遂毀為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漢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是遂行。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祝詛於是考問。辭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善尚不蒙福，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為也。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卜后出看疾。太后入戶見直侍，竝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問何時來，邪云：正伏魄時過，因不復前。而歎曰：狗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

陵亦竟不臨。

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爲好。」女曰：「不爲好，可爲惡。」邪母曰：「好尚不可爲，其況惡乎？」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爲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婦云：「無憂，桓必勸。」

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旣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旣見婦，卽欲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許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誠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爲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

作粟粥待頃之允至

許允爲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門人欲藏其兒婦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曾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

見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為尚書，助魏不忠於晉。」

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教，以至今日。母都無憾容。」語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邪？」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

酒肉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武子為妹求簡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有雋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曰。誠是才者。其地可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

羣小雜處。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武

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別住外，不肯還充舍。郭氏語充欲就省，李充曰：「彼剛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郭氏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覺腳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充，充曰：「語卿道何物？」

賈充妻李氏，作女訓行于世。李氏女齊獻王妃，郭氏女惠帝后，充卒。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經年不決。賈后廢李氏，乃祔葬，遂定。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為王氏母。儀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亦有俊才女德。鍾郝爲娣姒。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

李平陽。秦州子。中夏名士。于時以比王夷甫。孫秀初欲立威權。咸云樂令民望不可殺。減李重者。又不足殺。遂

逼重自裁。初重在家。有人走從門入。出髻中疏示重。重看之色動。入內示其女。女直叫絕了。其意出則自裁。此女甚高明。重每咨焉。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

入聲。密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凌因求爲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舉孝廉。投侃宿于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磬。而逵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爲計。湛頭髮委地下。爲二髮。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半爲薪。剉諸薦。以爲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旣歎其才辯。又深

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爲美談。侃迺返。逵及洛。遂稱之於羊晷。顧榮諸人。大獲美譽。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坭鯪餉母。母封鯪付使。反書責侃曰。汝爲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乃增吾憂也。

相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爲妾。甚有寵。常箸齋後。主始不知。旣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爲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慚而退。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玉臺子婦宣武弟相豁女也。徒跣求進。

闔禁不內。女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腳短三寸，當復能作賊不？』」宣武笑曰：「壻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相車騎不好箸。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相公大笑箸之。

王石軍郝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屣，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

既還謝家。意大不說。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迺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過未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下鞠見几惡。欲易之。答曰。我若不隱此。汝何以得見古物。

王江州夫人語謝暹曰。汝何以都不復進。爲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郝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曰。生縱不得與郝郎同室。死寧不同穴。

謝暹絕重其妹。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竝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

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問眼耳未覺惡。不答曰髮白齒落。屬乎形骸。至於眼耳。關於神明。那可使與人隔。○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於闔廬洲中逢桓南郡。下鞠是其外孫。時來問訊。謂鞠曰。我不死。見此豎二

世作賊。在衡陽數年。繪之遇桓景真。之難也。殷撫屍哭曰。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爲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術解第二十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神

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既無
一言直勗意思之遂出阮為始平太
守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
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已所治鐘
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伏阮

神識

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
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

信密遣問之實用故事腳

人有相羊祐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祐
惡其言遂掘斷墓後以壞其勢相者
立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公俄而祐
墜馬折臂位果至公

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箸連錢
障泥前有水終日不肯渡王云此必
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徑渡

陳述爲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所言

晉明帝解占塚宅聞郭璞爲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爲是出天子耶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

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爲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陸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其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唯母與昆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栢樹

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
矣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栢粉碎子
弟皆稱慶大將軍云君乃復委罪於
樹木

栢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
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
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到
臍督郵言在鬲上住

郝惜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內惡諸醫
不可療聞于法開有名往迎之既來
便脈云君疾所患正是精進太過所
致耳合一劑湯與之一服卽大下去
數段許紙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
也

殷中軍妙解經脈中年都廢有常所
給使忽叩頭流血浩問其故云有死

事終不可說。詰問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歲，抱疾來久，若蒙官一脈，便有活理。訖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昇來，爲診脈處方。始服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經方。

世說新語卷之六終

世說新語

巧寵任簡排修
甄禮誕傲調



世說新語卷之七

宋 劉義慶 撰

巧藝第二十一

彈碁始自魏宮。內用妝奩戲文帝於此戲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爲之。客箸葛巾角。低頭拂碁。妙踰於帝。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



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卽積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旣下。頭鬢皓然。因敕兒孫勿復學書。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

荀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荀勗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

羊長和博學工書能騎射善圍碁諸
羊後多知書而射奕餘藝莫逮

戴安道就范宣學視范所為范讀書
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唯獨好畫范
以為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南
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為有益始
重畫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

看之語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
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語耳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
其故顧曰裴楷儁朗有識具正此是
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
有神明殊勝未安時

王中郎以圍碁是坐隱支公以圍碁
為手談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欲圖殷荊州。殷曰：我形惡，不煩耳。顧曰：明府正爲眼爾，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

寵禮第二十二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輝，臣下何以瞻仰。

栢宣武嘗請叅佐入宿袁宏伏滔相
次而至蒞名府中復有袁叅軍彥伯
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叅軍是袁
伏之袁復何所疑

王珣郗超並有奇才爲大司馬所眷
拔珣爲主簿超爲記室叅軍超爲人
多鬚珣狀短小于時荊州爲之語曰
緝叅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
乃歎曰卿復少時不去我成輕薄京

尹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
其兒語之曰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
語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易
得爲人作父如此何如

下範之爲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

下許云下官疾動不堪坐。下便開帳拂褥。羊徑上大牀。入被須枕。下回坐傾眄。移晨達莫。羊去。下語曰。我以第一理期卿。卿莫負我。

任誕第二十三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邪王

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噉

不輟。神色自若。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

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

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步兵校尉。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

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幃衣。諸君何爲入我幃中？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輩設也？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

阮籍嘗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

後臨訣，直言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阮步兵喪母，裴令公往弔之，阮方醉。

散髮坐牀。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嘑畢。便去。或問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爲禮。阮既不哭。君何爲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歎爲兩得其中。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杯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羣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裴成公婦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許不通徑前。裴從牀南下。女從北下。相對作賓主。了無異色。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

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卽遙集之母也。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視元哀敗而不救。和曰。元哀如北夏門。拉攤自欲壞。非一木所能支。

劉道真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豚盡。了不謝。嫗覓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廼還之。後爲吏部郎。嫗兒爲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於是齎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

店便獨酣暢。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
○山季倫爲荊州時，出酣暢人爲之。
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莫
倒載歸，茗芋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
箸白接籬。舉手問葛疆，何如并州兒。
高陽池在襄陽，疆是其愛將，并州人
也。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
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
爲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
如卽時一杯酒。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
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賀司空入洛，赴命爲太孫舍人，經吳
閶門，在船中彈琴。張季鷹本不相識，
先在金閶亭聞弦甚清，下船就賀，因

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廼知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恒自使健兒鼓行劫

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爲恒飲酒不見酒家覆甌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蘖事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

里一曲

溫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樗蒲。輒不競。嘗一過大輪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於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卽送直。然後得還。經此數四。

溫公喜慢語。卞令禮法自居。至庾公許。大相剖擊。溫發口鄙穢。庾公徐曰。

太真終日無鄙言。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

衛君長爲溫公長史。溫公甚善之。每率爾提酒脯。就衛箕踞相對。彌日。衛往。溫許亦爾。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爲吳郡。單

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遽條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按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吏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淞江。寄山陰魏家。得免。後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

厮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爲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殷洪喬作豫章郡。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

作致書郵

王長史謝仁祖同爲王公掾長史云
謝掾能作異舞謝便起舞神意甚暇
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謝
鎮西往尚書墓還葬後三日反哭諸
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許然已停
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

便下裁得脫幘著帽酣宴半坐乃覺
未脫衰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敦求甚
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陳郡袁耽
俊邁多能宣武欲求救於耽耽時居
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
慊吝遂變服懷布帽隨溫去與債主
戲耽素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

不辦作袁彥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汝竟識袁彥道不。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遠。劉尹云。孫承公狂士。每至一處。賞翫累日。或回至半路卻返。

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語桓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

卿

桓車騎在荊州。張玄爲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林。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云有魚欲寄作膾。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姓字。稱是劉遺民。張素聞其名。大相忻待。劉旣知張銜命。問謝安。王文度並佳。不張甚欲。話言。劉了無停意。旣進膾。便去。云向

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膾具。是故來耳。於是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爲設酒。殊不清旨。張高其人。不得已而飲之。方共對飲。劉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宜久廢。張亦無以留之。

王子猷詣郗雍州。雍州在內。見有氍毹。云。阿乞。那得此物。令左右送還家。郗出覓之。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而

趨。郗無忤色。

謝安始出西戲。失車牛。便杖策步歸。道逢劉尹。語曰。安石將無傷。謝乃同載而歸。

襄陽羅友有大韻。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欲乞食。往太蚤。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

曉得食便退了無忤容爲人有記功。從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闕觀宇內外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宣武漂洲與簡文集友亦預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遺忘友皆名列曾無錯漏。宣武驗以蜀城闕簿皆如其言。坐者歎服。謝公云羅友詎減魏陽元後爲廣州刺史當之鎮刺史栢谿語令莫來宿答曰民已有前期主人貧或有酒饌之費見與甚有舊請別日奉命征西密遣人察之。至日乃往荊州門下書佐家處之怡然不異。勝達在益州語兒云我有五日人食器家中大驚其由來清而忽有此物定是二百五十沓烏標。

栢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

之日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時袁山松出遊每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

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爲王車騎集別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

可容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

張麟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田橫門人何乃頓爾至致。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

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卽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箸勝地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

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卽便回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爲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溫酒來桓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

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王
歎曰靈寶故自達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
王大曰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
復相親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
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

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
輿終當爲情死

簡傲第二十四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
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自若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
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

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栝。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賢雋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爲佐鼓排。康揚槌不輟。

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爲忻。故作鳳字。凡鳥也。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

真是其一陸旣往劉尚在京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王平子出爲荊州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路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樹取鵲子涼衣拘闕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下弄神色

自若傍若無人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臥其側見卞令肅然改容云彼是禮法人

相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爲晉陵先粗經虛懷而乃無異常及相遷荊州將西之間意氣甚篤奕弗之疑唯謝虎子婦王恽其旨每日相荊州用意殊異必與晉陵俱西矣俄而引奕爲司

馬奕既上猶推布衣交在温坐岸幘
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
馬遂飲酒轉無朝夕禮相舍入內奕
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温往主許避之
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時阮思
曠在坐曰新出門戶篤而無禮

謝中郎是王藍田女婿嘗著白綸巾

肩輿徑至揚州聽事見王直言曰人
言君疾癡君疾信自癡藍田曰非無
此論但晚令耳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叅軍桓問曰
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
似是馬曹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
問馬何由知其數又問馬比死多少
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王恬許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爾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門內謝殊有欣色以爲厚待已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床在中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於是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

嶠不作爾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謝公甚器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喚諸將宴會以說衆心萬從之因召

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忿恨之。謝公欲深箸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爲隱士。故幸而得免。○王子敬兄弟見郗公躡履問訊。甚修外生禮。及嘉賓死。皆箸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旣去。郗

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燕。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傍若無人。顧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齒人。傖耳。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在輿上。回轉顧望。左右移時不至。然後令送箸門外。怡然不屑。

排調第二十五

諸葛謹爲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連往詣恪。恪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卽駛車委去比出已遠旣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遥遥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帝復問會臯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士

鍾毓爲黃門郎有機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共嘲毓景王曰臯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顧謂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邪

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爲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

言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上汝一栢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頭責秦子羽云。子曾不如太原溫顥。潁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劉許。義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謇喫無宮商。或疋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諱少智譎。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壘杵。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竝登天府。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

可不啻如此。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其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答曰本謂雲龍駢駢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彊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

陸太尉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爲傖鬼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勲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勲邪

諸葛令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

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局。曰：何乃洵。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盃，謂鮑仁曰：此盃腹殊空，謂之寶器，何邪。答

曰：此盃英英，誠爲清徹，所以爲寶耳。○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答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爲高；羣狐亂其下，不以爲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棊，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

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明帝問周伯仁。真長何如人。答曰。故是千斤犢。特王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特。有盤辟之好。

王丞相枕周伯仁。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于寶向劉真長。敘其摻神記。劉曰。卿

可謂鬼之董狐。

許文思往顧和。許顧先在帳中眠。許至。便徑就牀。角枕共語。既而喚顧共行。顧乃命左右。取枕上新衣。易已體。上所著。許笑曰。卿乃復有行來衣乎。○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迺圖作佛，不亦大乎。

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殷豫章與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庾答書曰：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

而用之。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爲此，卿輩亦那得坐談。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公無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蠶室中。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
爲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
瞻送高靈時爲中丞亦往相祖先時
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
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
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
何謝笑而不答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

富貴者翁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
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謝乃
挺鼻曰但恐不免耳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
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
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
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

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張吳興年八歲齟齬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中何爲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

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卽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叅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

卽答曰。庾穉恭家。庾大笑曰。諸孫大
感。有兒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
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
史曰。卿助我。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
助。

郝隆爲相公南蠻叅軍。三月三日會
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

受罰。旣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娠隅躍
清池。桓問娠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
爲娠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
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叅軍。那得不
作蠻語也。

袁羊嘗請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
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
筵。劉尚晉明帝女。主見詩不平。曰。袁

羊古之遺狂。

殷洪遠答孫興公詩云聊復放一曲。劉真長笑其語拙問曰君欲云那放。殷曰檢臘亦放何必其鎗鈴邪。

桓公既廢海西立簡文侍中謝公見桓公拜桓驚笑曰安石卿何事至爾。謝曰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郗重熙與謝公書道王敬仁間一年

少懷問鼎不知桓公德衰爲復後生可畏。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憑時年數歲歛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

蠻荆敢與大邦爲讐。習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說。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公鬚髮竝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可以偏亡。

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郗司空拜北府。王黃門詣郗門。拜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驟詠之不巳。郗倉謂嘉賓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語殊不遜。深不可容。嘉賓曰。此是陳壽作諸葛評人。以汝家比武侯。復何所言。○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

子猷承問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

王文度范滂期俱爲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旣移久。王遂在范後。王因謂曰。簾之揚之。糠粃在前。范曰。泚之汰之。沙礫在後。

劉遵祖必爲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

公庾公甚忻然。便取爲佐。旣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小失望。遂名之爲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氈毼而不肯舞。故稱比之。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存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

而笑。無忤於色。

郗嘉賓書與袁虎道戴安道謝居士云。恒任之風。當有所弘耳。以袁無恒。故以此激之。

范啓與郗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掇皮無餘潤。郗答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真者。范性矜假多煩。故嘲之。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竝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著弊絮。在荆棘中觸地挂闕。

范榮期見郗超俗情不淡。戲之曰。夷齊巢許一詣垂名。何必勞神苦形支。

策據梧邪。郗未答。韓康伯曰：何不使遊，必皆虛。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孝伯罷秘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亦驗。

○謝遏夏月嘗仰臥，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著衣，跣出屋外，方躡履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而後恭。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顧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作牋與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無恙。

符朗初過江，王咨議大好事，問中國

人物及風土所生終無極已。朗大患之。次復問奴婢貴賤。朗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意爲奴婢。問者止數千耳。」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

漸至佳境

孝武屬王珣求女壻，曰：「王敦桓溫磊砢之流，既不可復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正如真長子敬比最佳。」珣舉謝混。後袁山松欲擬謝婚，王曰：「卿莫近禁巒。」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

布纏棺豎旒旒。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叅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

桓玄出射，有一劉叅軍與周叅軍朋賭，垂成，唯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撻卿。周曰：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况於卿。周殊無忤色。桓語庾伯鸞曰：劉叅軍宜停讀書。周叅軍且勤學問。

桓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爲主簿，在坐。桓曰：王主簿可顧名思義。王未答，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大家兒笑。

祖廣行恒縮頭詣栢南郡始下車栢
曰天甚晴朗祖叅軍如從屋漏中來
○栢玄素輕栢崖崖在京下有胡桃
玄連就求之遂不得佳者玄與殷仲
文書以爲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
其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間物亦不可
得也

世說新語卷之七終

世說新語

輕詆 假譎 黜免 儉嗇 汰侈 修飾

忿讒 尤讒 忿讒 忿讒
狷險 悔漏 溺隙



世說新語卷之八

宋 劉義慶 撰

輕詆第二十六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毅邪庾曰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



也。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曾中柴棘三斗許。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汗人。

王右軍少時甚澀訥。在大將軍許。王庾二公後來。右軍便起欲去。大將軍

留之曰。爾家司空元規復何所難。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何處聞有蔡充兒。

褚太傅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右燕集亭中。褚公雖素有重名。于時造次不相識。別敕左右多與茗汁。少箸粽汁。盡輒益。使終不得食。褚公飲訖。徐舉手共語云。褚季野於是

四坐驚散。無不狼狽。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狔虎犢。還其所如。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言次。及劉真長死。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褚大怒曰。真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孫回泣。向褚曰。卿當念我。時咸笑。

其才而性鄙。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爲真長求會稽。殷答曰。真長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爲甚。乃復爲之驅馳邪。○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虎率爾對曰。運自有

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桓公慄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不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特。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況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袁甚耻之。恒歎曰。公之厚

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

高柔在東甚爲謝仁祖所重。既出不爲王劉所知。仁祖曰。近見高柔大自敷奏。然未有所得。真長云。故不可在偏地居。輕在角觴中。爲人作議論。高柔聞之云。我就伊無所求。人有向真長學。此言者真長曰。我寔亦無可與

伊者然遊燕猶與諸人書可要安固
安固者高柔也

劉尹江彪王叔虎孫興公同坐江王
有相輕色彪以手歛叔虎云酷吏詞
色甚彊劉尹顧謂此是瞋邪非特是
醜言聲拙視瞻

孫綽作列傳商丘子贊曰所牧何物
殆非真豬儻遇風雲爲我龍攄時人

多以爲能王藍田語人云近見孫家
兒作文道何物真豬也

相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
上表諫此議甚有理相見表心服而
忿其爲異令人致意孫云君何不尋
遂初賦而疆知人家國事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欵雜劉
夫人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

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明未
有如此賓客謝深有愧色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
爲難簡文便不復答許去後而言曰
玄度故可不至於此

謝萬壽春敗後還書與王右軍云慙
負宿顧右軍推書曰此禹湯之戒

蔡伯喈睹睪笛椽孫興公聽妓振且

擺折王右軍聞大嗔曰三祖壽樂器
虺瓦弔孫家兒打折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
詭辯林公道王云箸臙顏哈綸布單
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何物
塵垢囊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
非勢利心猶澄水同此玄味王考伯

見曰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曰中郎衿抱未虛復那得獨有

庾道季詫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何得爲復飲酒裴郎又云謝安目支道林如九方臯之相馬

西庾復云頰似足作健不舊目韓康伯將用無風骨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語子猷直孰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宏大慚而還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

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王中郎舉許玄度爲吏部郎鄒重熙曰相王好事不可使阿訥在坐頭王興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相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哀家梨當復不丞食不

假譎第二十七

略其玄黃取其僞逸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爲此辭耳庾意甚不以爲好因陳東亭經酒壚下賦讀畢都不下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於此語林遂廢今時有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

王北中郎不爲林公所知乃箸論沙門不得爲高士論大略云高士必在

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

殷顛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公熟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頰似鎮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爲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惶迫，自擲出，遂以俱免。

魏武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

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魏武常言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必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為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為實謀逆者。挫氣矣。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

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劍擲魏武。少下不著。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臥牀上。劍至果高。

王大將軍既為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才。猶相猜憚。乃箸戎服。騎

巴賓馬齋一金馬鞭。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帝過。喝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勸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迹危露。或至狼狽。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與客姥馬鞭而去。行敦營。匿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人也。敦臥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

來命騎追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須人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人息意而反。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

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詐孰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從橫。信其實孰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

陶公自上流來赴蘇峻之難。令誅庾公。謂必戮庾。可以謝峻。庾欲奔竄。則不可。欲會恐見執。進退無計。溫公勸

庾請陶曰：「卿但逢拜。必無他。我爲卿保之。」庾從溫言。請陶至。便拜。陶自起止之。曰：「庾元規。何緣拜陶士衡。畢又降。就下坐。陶又自要起。同坐。坐定。庾乃引咎責躬。深相遜謝。陶不覺釋然。」○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壻難得。但如

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
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郤後少
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
壻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
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
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
卜玉鏡臺是公爲劉越石長史北征
劉聰所得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
出此女性甚正疆無有登車理恢既
許江思玄婚乃移家近之初誑女云
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
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
詈彌甚積日漸歇江彪暝入宿怕在
對床上後觀其意轉帖彪乃詐厭良
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

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
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耶既爾
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慙情
義遂篤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僧道人爲
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
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
愍度果講義積年後有僧人來先道
人寄語云爲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
立治此計權收饑爾無爲遂負如來
也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
無人與婚孫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
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
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
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

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
文度欣然而啓藍田云與公向來忽
言欲與阿智婚藍田驚喜既成婚女
之頑嚚欲過阿智方知與公之詐
范玄平爲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
數失會守失官居東陽相大司馬在
南州故往投之相時方欲招起屈滯
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譽相

謂遠來投已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
身引望語笑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
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相便謝其遠
來意范雖實投相而恐以趨時損名
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
來省視相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
都盡

謝暹年少時好著紫羅香囊垂覆手

太傅患之而不欲傷其意乃譎與賂
得卽燒之

黜免第二十八

諸葛亮在西朝少有清譽爲王夷甫
所重時論亦以擬王後爲繼母族黨
所讒誣之爲狂逆將遠徙友人王夷
甫之徒詣檻車與別亮問朝廷何以
徙我王曰言卿狂逆亮曰逆則應殺

狂何所徙

相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援
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
遂跳上船至便卽絕破視其腹中腸
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
字揚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咄
咄怪事四字而已

相公坐有參軍椅。丞薤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而倚。終不放舉坐。皆笑。相公曰。同盤尚不相助。況復危難乎。敕令免官。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箸百尺樓上。儋梯將去。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相公。公問之曰。卿何以更瘦。鄧曰。有

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

相宣武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遠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手答表曰。所不忍言。况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答曰。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相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子遠

徙新安

栢玄敗後殷仲文還爲大司馬咨議
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聽前
有一老槐甚扶疎殷因月朔與衆在
聽視槐良久歎曰槐樹婆娑無復生
意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
朝政忽作東陽太守意甚不平及之
郡至富陽慨然歎曰看此山川形勢
當復出一孫伯符

儉嗇第二十九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
與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
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
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
李和既得唯笑而已

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執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筭計

王戎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鑽其核

王戎女適裴頡貸錢數萬女歸戎色

不說女遽還錢乃釋然

衛江州在尋陽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便驅使草木

王丞相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白之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大郎知

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陶公雅相賞重。陶性儉吝。及食噉薤。庾因留白陶問用此何爲。庾云。故可種於是大歎。庾非唯風流。兼有治實。

郝公大聚歛。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旦問訊。郝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郝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迺開庫一日。令任

意用。郝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郝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已。

汰侈第三十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彊至于沈醉。每至大將軍

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箬。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箬。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竝用瑠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綺襪。以手擎飲食。烝狍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狍。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王石所未知作。

王君夫以粘糲澳釜。石季倫用蠟燭作炊。君夫作紫絲布步障。碧綾裏。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

石以椒爲泥。王以赤石脂泥壁。

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萍糝。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爲搯腕。乃密貨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豆至難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

以投之。韭萍糝是搗韭根。雜以麥苗爾。復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耳。急時聽偏轅。則駛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旣恃手快。

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鬻便去。

王君夫嘗責一人無服。餘相因直內署曲閣重閨裏。不聽人將出。遂饑經日。迷不知何處。去後因緣相爲垂死。迺得出。

石崇與王愷爭豪。竝窮綺麗以飾輿服。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疎。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旣惋惜。又以爲疾。已之寶。聲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

許比甚衆愷惘然自失。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邨下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金溝。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而歎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

鑿牖語人。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王太尉與射賭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則不。論若欲噉者當以二十肥者代之旣不廢噉又存所愛王遂殺噉。

王右軍少時在周侯末坐割牛心噉之於此改觀。

忿狷第三十一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碾之。又不得。嗔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卽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况藍田邪。

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司州言氣少有悟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輿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疆來捉人臂。

桓宣武與袁彥道樗蒲。袁彥道齒不

谷遂厲色擲去五木。溫太真云：見袁
生遷怒，知顏子爲貴。

謝無奕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
王藍田，肆言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
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
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時人歎
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王令請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
併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
後，語胡兒曰：「子敬實自清立，但人爲
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

王大王恭嘗俱在何僕射坐。恭時爲
丹陽尹，大始拜荊州，訖將乖之際，大
勸恭酒，恭不爲飲。大逼彊之，轉苦，便
各以帟帶繞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
齋，大左右雖少，亦命前，意便欲相殺。

何僕射無計。因起排坐。二人之間。方
得分散。所謂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相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鷲。
共鬪。南郡鷲每不如。甚以爲忿。迺夜
往鷲欄間。取諸兄弟鷲。悉殺之。既曉。
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
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
果如之。

讒險第三十二

王平子形甚散朗。內實勁俠。

袁悅有口才能。短長說亦有精理。始
作謝玄參軍。頗被禮遇。後丁艱。服除。
還都。唯齋戰國策而已。語人曰。少年
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
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
國策。既下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

幾亂機軸俄而見誅

孝武甚親敬王國寶王雅雅薦王珣於帝帝欲見之嘗夜與國寶及雅相對帝微有酒色令喚珣垂至已聞卒傳聲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傾奪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可別詔召也帝然其言心以爲忠遂不見珣

王緒數譏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它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它所論國寶謂緒於已有隱果情好日疎讒言以息

尤悔第三十三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下太后閣共圍碁。並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餅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復欲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復殺我東阿。王渾後妻琅邪顏氏女。王時爲徐州

刺史。交禮拜訖。王將答拜。觀者咸曰。王侯州將。新婦州民。恐無由答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不成禮。恐非夫婦。不爲之拜。謂爲顏妾。顏氏耻之。以其門貴。終不敢離。

陸平原河橋敗。爲盧志所讒。被誅。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

劉琨善能招延。而拙於撫御。一日雖

有數千人歸投其逃散而去亦復如此所以卒無所建

王平子始下丞相語大將軍不可復使羌人東行平子面似羌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說飲酒及出諸

王故在門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爲三公不丞相不答又問可爲尚書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已歎曰我不殺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

所以得天下之由。溫未答。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爲陛下陳之。王廼具叙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明帝聞之，覆面箬牀，曰：若如公言，肱安得長。○王大將軍於衆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者。有人答曰：唯周侯。邑五馬領頭而不克。大將軍曰：我與周

洛下相遇，一而頓盡。值世紛紜，遂至於此，因爲流涕。

溫公初受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嶠絕裾而去。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庾每詣周，庾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對終日。庾

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彊飯。極歡。并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將軍二千石。而不稱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爲庾元規所賣。一歎。遂發背而卒。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兒既是偏所愛重。爲之祈請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

者必當蒙祐。而兒遂不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

相宣武對簡文帝。不甚得語。廢海西後。宣自申敘。乃豫撰數百語。陳廢立之意。既見簡文。簡文便泣下數十行。宣武矜愧。不得一言。

相公臥語曰。作此寂寂。將爲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汙芳後世。

亦不足復遺臭萬載邪。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速，或停或待，又放船從橫，撞人觸岸，公初不呵譴，人謂公常無嗔喜。曾送兄征西葬還，日暮雨駛，小人皆醉，不可處分。公乃於車中手取車柱，撞馭人，聲色甚厲。夫以水性沈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無得保。

其夷粹。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還，三日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

栢車騎在上，明政獵東，信至，傳淮上大捷語。左右云：羣謝年少，大破賊。因發病薨，談者以爲此死。賢於讓揚之荆。

桓公初報破殷荆州會講論語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玄意色甚惡

紕漏第三十四

王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琉璃盥盛澡豆因倒箸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元皇初見賀司空言及吳時事問孫皓燒鋸截一賀頭是誰司空未得言元皇自憶曰是賀劭司空不涕曰臣父遭遇無道劭巨痛深無以仰答明詔元皇愧慙二日不出

蔡司徒渡江見彭蜺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

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一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壻，從挽郎按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矢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至

石頭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為茶為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為熱為冷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胡兒既無由知，父為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已。

之不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胡兒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已之過以相開悟可謂德教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鬪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唯谷

虞嘯父爲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尚煥鱉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國寶主簿夜函白事云荊州事已行國寶大喜而夜開閣喚綱紀話勢雖

不及作荊州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事。卽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惑溺第三十五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爲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爲奴。」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色爲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後人未昧此語。

賈公閻後妻郭氏酷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

庭兒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鳴之。郭遙望見。謂充愛乳母。卽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他乳。遂死。郭後終無子。○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妻以媿妹蒯氏。室家甚篤。妻嘗妒。乃罵秀爲貉子。秀大不平。遂不復入。蒯氏大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旣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

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而謝。遂爲夫婦如初。韓壽美容。賈充辟以爲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瑣中看見壽。說之。恒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及期。往宿。壽躡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覺女盛。自

拂拭說。賜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箸人。則歷月不歇。充計武帝唯賜。已及陳寤。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通。而垣牆重密。門閣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人修牆。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卽以狀對。充秘之。

以女妻壽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爲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習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

仇隙第三十六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爲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知必不免。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

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劉瓛兄弟少時爲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欲默除之。令作阮阮。異垂加害矣。石崇素與瓛珉善。聞就愷宿。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所在。愷卒迫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入。自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少年何以輕就人宿。

王大將軍執司馬愍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殺之當時不盡知也雖愍王家亦未之皆悉而無忌兄弟皆穉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無忌入告母請爲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將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彊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蓋以避禍耳無忌驚

號抽刃而出胡之已去遠

應鎮南作荊州王修載譙王子無忌同至新亭與別坐上賓甚多不悟二人俱到有一客道譙王丞致禍非大將軍意正是平南所爲耳無忌因奪直兵參軍刀便欲斫修載走投水舸上人接取得免

王右軍素輕藍田藍田晚節論譽轉

重右軍尤不平藍田於會稽丁艱停
山陰治喪右軍代爲郡屢言出弔連
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旣哭不前
而去以陵辱之於是彼此嫌隙大構
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尚在郡初得消
息遣一叅軍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
州使人受意失旨大爲時賢所笑藍
田密令從事數其郡諸不法以先有

隙令自爲其宦右軍遂稱疾去郡以
憤慨致終

王東亭與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
亭曰卿便不可復測答曰王陵廷爭
陳平從默但問克終云何耳

王孝伯死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
命駕出至標所孰視首曰卿何故趣
欲殺我邪

相玄將篡相修欲因玄在修母許襲
之庾夫人云汝等近過我餘年我養
之不忍見行此事

世說新語卷之八終

